

299

自由論壇

第三卷第四期

一月時事述評	關內外的現勢(北平通訊)	美國的軍國主義化	戰爭與經濟	關於「百年前一個「份子」的悲哀」的說	物價面面觀	關於軍宣傳	自由與自由主義	變與不變	論「和比戰難」	蔣委員長夫人國難牟利的謠	請司法行政部重行考慮
本社資料室	燕山曠	子萊士著 野譯	黎樹德	談師精	冉列五	黎少學	賀有年	直之	文什	菊村	有年

自由論壇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請司法行政部重行考慮！

有年

司法行政部與內政部會訂「司法機關處理公務員被控案件注意事項」，通行全國司法機關。因而湖北省政府商同湖北高等法院，根據這個辦法，訂定補充事項三項，通飭湖北的司法機關遵照。湖北省參議會認為有與憲法和法律抵觸之處，提案分請廢止。前幾天，在報紙上看到司法行政部的答覆，對於湖北的補充事項，認為於法無據，令其停止適用。對於自己所定的注意事項，拉扯一些理由，結論是「似未便遽予廢止」。現在，「處理公務員被控案件注意事項」，只此一家，並無分店了。好像法外的立法權，只許中央機關獨佔，未免太不克己，有欠公道吧！

是的！湖北所定的補充事項於法無據，應當停止適用。司法行政部所定的注意事項，已逐項註明法律的條文，表示是於法有據的。果真嗎？法律具有，專業的司法官不會看不通，他們自知適用，為什麼多操心而要特別提飭注意呢？司法官應當注意的事多少？為什麼偏提處理公務員被控案件一棒呢？對於普通人民被控案，可以不注意法律的適用嗎？為什麼不定一處理普通人民被控案件注意事項呢？為處理公務員被控案件而特定注意事項，無論於法有據無據，總顯示公務員在法律上的地位與普通人民不同。這能說不抵觸憲法第七條「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精神嗎？這能說「并非賦與公務員以若何特殊待遇」嗎？

司法行政部所定的注意事項，果真與所註法律條文的精神絲毫沒有改變嗎？舉例來講：注意事項第三款下，註明刑訴法第三十六條，查原條文為「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被告於審判中或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但法院或檢察官認為必要時，仍得命本人到場。」所謂得委任代理人到場，是得以如此，并非必要如此，司法官仍得不准其如此。而注意事項第三項原文則為「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除有必要情形外，法院或檢察官應許被告委任代理人到場。」所謂應許委任代理人到場，是不僅得以如此，而是應當如此。雖然沒有限制司法官於必要時可以不如此，而文字的精神顯然重在應當如此，與原條文顯然兩樣。此其一。注意事項第四項下，註明刑訴法第八十三條，查原條文係指被告為軍人軍屬者而言，即注意事項第四項下半段的詞句。而注意事項第四項上半段原文為「公務員為被告之案件，法院或檢察官傳喚或拘提被告，除認為必要者外，依法無庸通知該管長官。」

「所謂除認爲必要者外，就是說，必要時須通知該管長官。既是「依法無庸通知該管長官」，則「除認爲必要者外」是否有法律的根據？假如沒有法律根據而任意認爲必要，那出入便太大了。此其二。注意事項第七項下，註明刑訴法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零一條，查九十八條即注意事項第七項上半段所根據，尙無若何出入。一百零一條原條文爲「被告經訊問後，認爲有第七十六條所定之情形者，於必要時後羈押之。」這文義顯然重在司法官於必要時得以羈押犯人。而注意事項第七項下半段原文則爲「被告經訊問後，除認爲有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之情形而認爲必要者外，法院或檢察官不得予以羈押。」這文義顯然重在司法官不得予以羈押。「得羈押之」的結語與「不得予以羈押」的結語比較，無論二者的上文如何，能得出同等分量的意義嗎？此其三。僅就這三點來講，能說絲毫不與法律精神抵觸嗎？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所稱命令與法律抵觸者無效，不就是指着這一類的命令嗎？

司法所以必須獨立，就是要司法官不受任何干涉，自由廉察情實，酌用法條，權衡輕重之間，而得公平之判斷。今司法行政部所定注意事項，無異給司法官的暗示，甚至於是明示，要他們特別注意於公務員有利的方面。法律條文詞句一經變動，精神的重心就隨之轉移，司法官的注意力也就隨之轉向了，那能不影響司法官心理上的自由呢？那能說不與憲法第八十條「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的規定背馳嗎？有人說：假如司法行政部不另訂條文，僅照錄有關法條的原文，通飭司法機關於處理公務員被控案件時予以注意，那便無可非議。拿嚴格的法律眼光看來，這也不過略好一點，但總覺是個蛇足；總覺把公務員的地位抬到普通人民之上，有違法律平等的精神；總覺是明示或暗示司法官特別注意公務員在訴訟中的利益，有妨「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精神。

司法行政部說明此辦法的理由是：「爲督促司法人員之注意，以期公務員被控案件之得順利進行；從而減少公務員行使正當職權之障礙。」其實，司法官處理案件，應以法律爲準，進行順利不順利都不相干。假如司法行政部感覺依法進行不能順利，就應當修改法律。控案依照法律規定處理，何致於公務員行使正當職權有所障礙？還要於法律之外另定辦法減少障礙呢？假如現行法律不能保障公務員行使正當職權，也就應當修改法律。司法行政部這種說法，有否認現行法律完善與止確之嫌，差不多是表示不信任。司法行政部說明未便遽予廢止的理由是：「際此動員戡亂時期，地方秩序亟待維持；行政效率急須提高。」其實，地方秩序全靠屹如山岳莫之敢犯的法來維持，法的本身如不能維持，那能有力維持秩序？行政效率也是靠嚴格奉公守法的長官拿法來鞭策，才有

提高的希望，決沒有於法外設法可以將行政效率提高的。至於動員戡亂，尤須強化法的權威，增加法的力量，才能奏效。我們探求亂源所在，正是從毀法與玩法亂起。保持司法獨立，捍衛法律尊嚴，是司法行政部的神聖任務，也就是它的戡亂武器。今天站在憲法的立場，主管司法行政機關正恐有人濫用動員戡亂的口號來抹煞法律，摧毀法治。司法行政部不應反拿動員戡亂來搪抵這一不應有的注意事項，以致辱及司法，失掉立場。就「似未便遽予廢止」一語玩味，似乎主稿人有些心虛，不便作過於硬性的口氣；言外之意，濫廢似有未便，緩廢也未始不可。因此，很佩服講法的機關，出言吐氣畢竟有個分寸，與權力優越部門的氣派不同。不過，主管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一舉一動，影響是很大的。因為司法行政部所定的注意事項，把法律打了一個折扣，湖北便跟着定了補充事項，打的折扣更大，這就叫上行下效，青勝於藍。雖然部令停止適用，恐怕難以令它心服！要知道，凡事本身如沒有動搖，又誰敢犯其壁壘？希望司法行政部固守立場，對於不應有的注意事項之存廢問題，重行予以考慮！

俞部長夫人囤糧牟利的謎

菊村

這年頭，囤糧牟利的謎多得，糧食部長俞飛鵬的夫人，也是這謎中的一個。自二月二十七日，漢口大剛報新快報披露俞飛鵬夫人在漢囤糧牟利的消息後，接連上海大公報、新聞報、申報均有是項消息刊載。據報載，這個消息是漢口市政府秘書長蔣且臣在二月二十五日漢口第三次經濟會報席上，報告出來的。報告的人，時間，地點，都是鑿鑿可據，加上指出的，不是張三，也不是李四，明明白白，是俞部長的夫人。在一般人的看法，這個報告，應具有相當的真實性。不料自俞部長到漢後，竟變成了一個謎。我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俞部長是特為這件事來的。俞部長是為要觀察各省糧政，才路過漢口。既然報載他的夫人在漢囤糧牟利，他又是個主管全國糧政的首長，豈有對於這事不加查究的道理。所以到漢口的次日，就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雖然是向記者徵詢有關糧政的意見，最重要的意義，恐怕還是為了這件事。聽說，俞部長那天在招待席上，態度很厲，當席限秘書長在三星期內，將這案子查個水落石出，同時，還要向司法機關起訴，好像俞部長對於這案子有澈底追究的決心，何以反而變成謎呢？下列各點，就是變成謎的必然性。

第一：俞部長夫人囤糧的消息，原來是孫秘書長報告的，孫秘書長是不是又以原報告人的資格否認了嗎？那天，孫秘書長在記者招待席上，當面向俞部長致敬道歉外，並申明這個消息的登載，是大剛，新快報兩記者故意挑撥是非，惡意中傷。公開的把這個責任推到記者身上去了。雖然當時新快報的記者尹君，很憤慨的指出孫秘書長確是那裏報告的，但怎能抵得住孫秘書長親口否認？聽說孫秘書長當初報告時是慷慨陳詞，爲什麼在部長前又忸忸否認呢？其中道理姑且不論，而孫秘書長在招待席上推卸責任，親口否認，是千真萬確的。孫秘書長以原報告人資格否認，則是這件案子的本身，即已成爲「記者故意挑撥是非，惡意中傷」的問題，問題已經轉了方向。這件事就在孫秘書長親口否認中變成了一個謎。

第二：俞部長既一面要查，又一面保證他的夫人不會做出這種事！固然，太太的事，老爺保證，也可以的。可是，據漢口各報所載，是說他的夫人，係一舊式女子，係鄉間婦女，住在滬上，主持家政，與外界甚少往還。這是俞部長保證他的夫人不會做出這種事所持的理由。試問：根據什麼原理，舊式女子，鄉間婦女，就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呢？又根據什麼定律，住在滬上，主持家政，與外界甚少往還，就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呢？既說要查，便應平心靜氣等候查的結果，何以又肯定保證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糧食部門的案子，既經部長保證，又何必查？縱然查，部長既保證不會做出這種事，又誰能查出有這種事？這件事就在俞部長負責保證中，變成了一個謎。

第三：只要部長出馬，已够令人寒膽，怎經得起再加工「公開詆毀政府首長，即無異公開詆毀政府，影響軍糧民食供應」等等大帽子？俞部長把夫人當作是自己，把自已當作是政府，認爲詆毀夫人，就是詆毀自己，也就是詆毀政府。這邏輯的荒謬，已經有人在報上評論過。由這邏輯引伸，說俞夫人囤糧牟利，就是說俞部長囤糧牟利。像這種說法，很顯然的，是俞部長把這案子拉到自己的身上了。糧食部長會囤糧牟利嗎？誰能查出部長囤糧牟利呢？這件事又在俞部長挺身担當中變成了一個謎。

孫際且秘書長報告俞部長夫人囤糧牟利一案，從此變成永遠猜不破的謎了。人們不要天真了啊！什麼查個水落石出，什麼向司法機關起訴，那都是些謎，你當真以爲你的智力猜得破這個謎嗎？將來有關方面也許有個文件發表，把這件事加以洗刷，你就當做這個謎已經猜破，免得過傷腦經，也是「不求甚解」的處世哲學。但是，沒有猜破的謎還多哩！本刊上期評論裏面有一段話，最透澈

！最沉痛！抄在下面以供猜謎的人們之參考。

「社會上對於糟的事實，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繪影繪聲，言之鑿鑿。但是，因為其中牽涉有極不平凡的人物，罩上了一重鐵幕，任憑你怎樣傳說，怎樣譏評，怎樣唾罵，你總沒法拿出證據來。因而，就令你的的確確知道某些人舞弊，如何如何的舞弊，你也不能指出他的姓名來。因為沒有證據而指出姓名，要負法律上的責任，他有權問你的責任。他們憑藉地位造成一重鐵幕掩護着，他們犯法反拿法律做保障，可以說法律是屬於他們的。」三七·三·二四。

論「和比戰難」

文什

三月二十二日，胡適在上海接見記者，說：「和比戰難」，照報紙所披露的談話來看，胡適的意思，似乎是泛說一種道理，未特指任何具體的和戰問題。雖然，他也說到：「很多人……常問爲什麼不和，實因他們不了解和的困難」，似又實有所指，但既未說出什麼時候，那一些人，在什麼地方，據那種不「和」的事實，發出這樣「不了解」「和難」的疑問，我們仍常胡適是泛說一種道理。

就其爲泛說一種道理而論，我們僅能同意「和難」的一點。愛打仗的人既通常都是不能「智仁勇兼備」，「尤其」不願意「相互容忍和犧牲」，自然斷有一直打下去，絕對「和」不了。但是，相反的一面，戰是否容易，若與「和難」併論，我們認爲却要分幾種情形來說：如單指戰爭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打了起來」，有的時候是對的，至於「打了起來」之後，是否還容易得一個結局，則「歷史上大大小小的戰爭，一並不「都可以證實」是容易的，倒是，據我們讀「歷史」所得的知識，往往「難」的比「易」的多。還有，打下去的本身，即戰爭的進行是否並不難，也是要說到的情形，不能略而不論。否則「和比戰難」的議論，就不周延，就令人只見到「和難」，見不到戰也不易，就可能令一些接受這種教訓的人，不再「問爲什麼不和」，只知戰爭是應該或不能不打下去。其實，胡適引證和難，也說到：「馬歇爾擊敗德日，來華主持和議，竟告失敗，不出預料，尤爲最好例證」，這是相信美式裝備，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天下再沒有難打的戰爭了。

因此，胡適就慨嘆世人爲什麼偏要「常問爲什麼不和」？只就打起來容易（實則並非「絕不例外」，有時候就是「不小心」也不容易打起來）的一點與「和難」對立，來建立他的「和比戰難」的理論。究其實，在我們看來，胡適的議論，應該不能夠教訓世人不「問爲什麼不和」，因爲，世人提出疑問，其旨趣不在於求一個不能和的判斷，而在於表示一種求和的希望。儘管求和的希望往往落空，但不能就使人們不「問爲什麼不和」。「歷史上大大小小的戰爭」，打起來之後的情況，誠然「都可以證實」「和難」，但也同樣「可以證實」愈是「和難」，愈不免有「爲什麼不和」的疑問。因爲大家都求「和」而終於能「和」的「歷史」往事，也不是「絕對」沒有的。

總之，能不能和，是屬於理智的判斷，希望和不希望和，是屬於感情的流露或隱藏。在戰爭之中，有曾經出洋避亂、滿懷「歷史」經驗、以理智來推斷「和比戰難」的高人，也有熬不住戰爭苦痛而希望和平的凡夫俗子，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和心境，如果不爲了什麼，例如：要大家同意或忍受戰爭，那就正可以不必求心理認識的一段。

最後必須承認，胡適說「和」需要「智仁勇兼備」等等，是對於不願和的人說了幾句諷刺話，但也要承認，當他掉過頭來對世人說：你們不了解「和難」的時候，對於那種被毀的損失，却給了更大的報酬。

變與不變

直之

教育部最近宣佈廢止關於中等學校和專科以上學校訓導人員公民教員資格審查與限制的四項法規條例；說是這些條例，「不合行憲實際需要」「與現代潮流抵觸」，所以要廢止。

既決定行憲，便把一切與憲法精神不相容的法規條例，統統廢掉，自是當然的事。教育部在自己的職掌範圍內，挑出一些「不合行憲實際需要」的法規條例予以廢止，也是很尋常的例行措施。但是，加上一句「與現代潮流相抵觸」的話，就不免令人覺得態度太積極了一點：一聲「行憲」，馬上就瞧不起過去和過去自己所做的事，似乎太顯痕迹。因爲容易使人想到：說那些法規條例「與現代潮流相抵觸」，就像有意言其「落伍」，說它們「落伍」，就像有意申明自己現在已站在「進步」的立場。

這種極爽快的自相攻伐，叫人想起了華萊斯的一句話。華萊斯說：華盛頓方面有些人如蜥蜴一般，隨時改變他們的政治色彩。蜥蜴，以同一個體，因環境而改變顏色，以保護自己的生存。教育部，以同一機關，同一主持人，在昨天還通過訓導人員來執行統制思想的任務，今天忽然變成一個憲法的忠實奉行者，而且還瞧不起昨天的行事，實不免令人有蜥蜴多變之感。

變是政治上的常事，同一個政府，同一個政府的負責人，隨時變更政策，也是常事。但是，在習慣上，同時也是在事理的必然上，政策的變更，必須在政府所賴以成立的政策方針和政府主持人的基本政治信仰的範圍內，才不會有問題；超出這個限度，就必須連帶發生政府和政府主持人的變更。如果到了這個時候還屹然不變，那個政府就不啻是以私人的權位為重而不以政治原則為重的政府，這個政府的主持人，就不啻是只講祿位，而不講政治氣節操守的人。假如，有一種人，今天說統制思想是必要的，明天又說開放言論自由是必要的，你將對他作何感想呢？

其實，把要求放低一點，大家真正都能够一翻身變成憲法的忠實奉行者，那也是很好的了，最壞的是像蜥蜴那樣地變：只變皮，骨頭和肉都不變。

自由與自由主義

為本刊三週年作

賀有年

本刊兩週年時，筆者曾寫給一文，檢討創刊時揭櫫的幾點是百分之百的遵守着；社會對本刊的批評誰對誰不對。並認定本刊在地理上接收了先烈開創民國的光榮遺產，在歷史上担負了促進新局面的偉大使命，前途是極遠的。我們決不望它有驚人的發育，但必須注意它要正常而健全的滋長。最後希望社會同感同調的人士共同負起這個責任。上述的情形和意思，到今天沒有絲毫改變。只那時本刊名湖北論壇，今天三週年，已經改稱自由論壇了。改稱的旨趣，本刊曾作過簡單說明，與原有宗旨一貫，並沒有新的內涵。不過，剛巧在本刊改稱之時，正碰着報紙雜誌熱烈不斷的辯論自由主義，彷彿今天社會上有了自由主義者的陣營，這陣營內又有不同的裝備和序列。本刊恰

在這時豎起「自由」的徽幟，同時有朋友在本刊發表討論自由主義的文章，或許有人疑為本刊趨時尚，湊熱鬧。其實，本刊是爭取言論自由，是自由發表言論，並沒有標揚自由主義。雖也歡迎朋友討論自由主義問題，但本刊作者並沒有以自由主義者自命。這個意思並不涉及對於任何自由主義者的態度，而是說明事實，避免標榜。「從黨爭之外，爭取民主，促進憲政，雖然費力不討好，但在今天的中國，也不能說沒有它的立場，不能說不是一條苦心孤詣的奮鬥之路。」這是筆者去年今日寫給本刊兩週年文裏說的。雖不敢以個人意見代表全體，但深切瞭解同人執筆的用心確是如此，到今天還是如此。

自由、自由主義、這兩塊相連的黃金礦地，掘發已有幾百年了，到今天

還覺其中是「無盡藏」，大家還在熱烈作更深廣的掘發。筆者因已談到這裏，倒想湊一湊熱鬧，略略提出個人的意見。

自由一詞的本義，在今天似乎用不着詮釋。只想就人類爭取自由以來，自由是不是充分實現過？可不可能充分實現？人類爭取自由有沒有完滿達到目的的一天？這幾點上加以研究。人類一產生出來便爭取自由，始初是向自然界爭，因為人類要生存，要生存在自然界裏，而自然界隨時隨地給人類生存的威脅，使人類不能自由得到生存的資料，因此不能不努力并協力征服自然界。向自然界爭取自由的工作，到今天已經初步成功，這不在本問題討論之列。通常所說的自由，是含有政治意義的，爭取自由就是向政治特權階級爭取。人類自從形成政治組織的一天起，即開始有一部人的自由被迫害，爭取自由的活動也就開始了。初期的爭取，意義很模糊，行動很粗笨，也沒有鮮明的口號，成就也就很微弱了。然而被迫害的人們感覺一天天加強，認識一天天加深，力量也就一天天加大。到了法國大革命，爭取自由已達到最高潮，自由為革命三大口號之一。「不自由，毋寧死」，他們為爭取自由而流血，為爭取自由不恤一切犧牲。自此以後，一代一代繼續不斷的奮鬥，自由領域也繼續不斷的開拓，才有今天的輝煌成果。但是，自由已經充分實現了沒有？曾經充分實現過沒有？答案是一個負號。不錯！由爭取自由的成果累積，而得到民主政治的實現，民主政治之下最被尊重最被保障的是自由。可是，我們略一檢查，選舉與被選舉的自由，工人和資本家是同等的地位，同等的機會嗎？工人受僱是契約性質，是自由簽訂的，僱主並沒有強迫工人受僱。但是在工人一家大小挨餓時，他能不能反對僱主的苛刻條件而保持自由呢？這是大家都明瞭的，不待詳舉和渲染。在民主政治向上的時期就是如此，到今天更是圖窮七見了，勞資兩方的對立日趨於尖銳，政府立法，釣心門角以對付工人為事，那能顧及自由不自由。繼承羅斯福新政的杜魯門，去年會下令肅清政府機關內的共產份子。號稱社會主義的艾德禮，最近也宣佈：凡共產黨徒或係共產之同道者，皆不能容其在有關係國家安全之政府部門中立

足。像這樣，自由又在那裏？至於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雖然強調無階級向資產階級爭取自由，雖然強調所爭取的是大眾的自由，但今天一般論者正以他們只有經濟平等沒有政治自由為憾。可以說，今天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國度裏或是社會主義的國度裏，都沒有充分的自由。人類豈起自由的鮮明旗幟已經過很長的年代，為爭取自由犧牲的生命多到沒法計算，雖然自由領域在向前擴展，而距離充分自由的途程還是極其遼遠。那麼，人類究竟可不可能獲致充分的自由呢？就人類現有的經驗來推論，答案也是一個負號。因為：革命是有犧牲性的，在革命高潮澎湃之下，雖然扯起爭取自由的旗幟，而那時個人的自由要獻給革命團體。「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只有團體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在這些口號之下，個人根本談不到自由。政治是有拘束力的，在階級對立的國家，這拘束力握在一個階級手裏，另一個階級是被拘束的。後者的自由當然要打折扣。就是以銷滅階級為目的的政治，當階級間沒有銷滅掉以前，政治拘束力當然更顯得特別強。既須以雷霆萬鈞之力根除敵對階級的勢力，使它死灰不得復燃，并時時防制它復燃；又當心本階級陣容不堅，發生反動，須隨時作嚴密的措置。在這種情況之下，政治力緊張到什麼程度？當然沒有輕鬆的自由空氣給人們呼吸。到得階級逐漸銷滅之後，國度裏這一風同，沒有反側，自由尺度應當隨之逐漸放寬。但是，假如世界上還有對立的制度存在，即是還有敵人存在，對內對外還是不能不當心反動與襲擊，自由還是要打折扣。就人類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完全實現，自由的一切障礙都銷除了，然而那時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不是個體的自由，從個人立場體會，自由總不算充分。固然，那時個體與集體是魚水交融的，不能拿我們今天個人對集團的心理來揣測，就是說，那時集體的自由或許和個體的自由趨於一致。不過，發展和成就就是屬於集體的，而感受仍是屬於個體，個體與集體終有相當距離。集體容易有侵蝕個體的傾向，個體對於集體，總覺勢難於細，容易受不必要的拘束。個體與集體之間，自由調協到相互不感絲毫遺憾，恐怕是人類永遠難以達到的境界。時論往往謳歌英美政治給

予國人的自由極寬，致憾於蘇聯政治限制自由太過；站在超然地位平情觀察，立刻發覺這種看法是類似井蛙語海，夏蟲疑冰，不免涉於「拘墟」一黨時「」的成見。由主義決定政策，由政策決定措施，是任何政治相向的最高原則。任何政治，只能在其原則之下給予國人的自由，而自由的最大限度，不能遠及立國的主義，這也是任何國家相同的。在某種主義的政治之下，學術，思想，政見，言論，自然適應某種主義的要求。假如有所出入，在不危害政治安全的限度以內，是可以自由的。一超過這限度，看到其力量足以震撼社會，便顧不得自由和民主，不能不採取有效的對策。多黨政治誠然與一黨專政的姿態不同，但所謂多黨，雖然有保守和進步的分別，同是一個主義之下的政治集團，是同一類型的東西；在朝在野，同是促進一個主義的發展，所以不妨自由競選，更番執政。一到了有另一主義的政黨出現，情緒就大不同了，什麼「自由傳統」，到此時變成了假面具，不能不揭開，另以真面目相見。這些，都是鐵的事實，證明今天世界上政治上已有的成就，尚沒有充分實現自由的可能。因此得到的結論：人類爭取自由，成績一天天的加大，人數一天天的加多，技術也一天天的加進，但因政治力的拘束以及個體和集體的距離，那一天能夠完滿達到目的？換句話說，人類那一天能夠得到充分的自由？就人類現有智慧力所及，實無從下一肯定判斷。「萬人共通的自由，乃由於人類本性所生的。」這是盧騷代表人類的呼聲。知識份子是人類爭取自由的前驅，領導人類爭取自由，是知識份子永久的使命；使命沒有達成，奮鬥便不能停止。雖然知識份子當每一階段革命成功之後，容易接受統治階級的要求，走向限制自由的途徑，而進步的知識份子，終能發揮天賦自由的本性，不為階級利害所蔽，不為集體威力所持，他們前仆後起，繼續不斷，對於一層深一層的自由作一步跟一步的爭取。

自由主義這一詞，在十七八世紀時是沒有歧義的。那時是從極端不自由的政治制度中一針見血的爭自由，奴隸向奴隸主爭自由，農奴向領主爭自由，市民向貴族爭自由，彼此口中自由的涵義，沒有什麼出入。那時假如豎

起自由主義的旗幟，喊一聲自由主義者集合，我想集合在旗幟下面的，彼此爭取的目標一定相同。自由發展到今天，無論那一類型的政治制度，都說自己是尊重自由的，是真正自由的。此時假如豎起自由主義的旗幟，喊一聲自由主義者集合，恐怕集合在旗幟下面的便有各種各色的自由主義者，不僅彼此爭取的目標各不相同，恐怕還有敵對的兩極在內。像這些時報雜誌上自由主義打官司，說客氣點，好像走進珠寶市中，目迷五色；說老實點，各談各自的自由主義，合攏來聽聽不對馬嘴。有的說：自由主義者是革命的，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向來是勇敢參加正義戰爭，站在陣頭，出入鋒鏑。今天更不應逃避現實，放棄歷史任務。有的說：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在政治文化上尊重個人，在經濟上贊成統制。并解釋「中間路線」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彷彿以中間路線自居的甚至於有人引用「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自由主義具有不偏不倚的中庸性。也有人說：自由主義僅是一種生活範疇，不是剛性的政治教條。自由份子尊重個人的一切自由，歡喜臧否人物，論列朝政。不高興一黨訓政，更恐怖階級獨裁，但自己沒有政治野心。只根據其政治信念與理解，發抒正義呼聲而已。各種各色的說法多着哩！約略舉來：有分爲舊式自由主義與新式自由主義的，有分爲急進自由主義與溫和自由主義的，有分爲個人自由主義與大眾自由主義的，有分爲政治自由主義與文化自由主義的，都是把各人自己的政治主張或作人態度塞進自由主義的框子裏，說這是自由主義。到底那一說是自由主義的正解，恐怕自由主義本身也無以自明。當然，自由主義是前進的，以前進的意義衡量一切，并不是不能下一判斷。而終因自由主義一詞，涵義廣泛不具體，易啓混爭，在今天實不能代表任何政治制度。因此，我倒同意張東蓀先生的看法，政治上自由主義的時代已是過去了。今天政治主義很多，沒有那一種主義否定自由，也不能否定那一種主義獨佔自由主義。人們有什麼政治主張，不妨赤祿祿的具體提出來，何必標榜自由主義，掛起「不紅不白」的招牌，使人疑惑不知是一家實

什麼的店子？

以上是筆者個人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意見，對與不對，不敢自必，聊供討論這問題的朋友們一個參考。本刊雖不標榜自由主義，而一貫主旨是爭取自由乃至發展自由。這一小小自由園地，我們耕耘了三年，也看不出什麼

關戰爭宣傳

一、

在三十四年九月中，據合衆社報導，日本的教科書中，將無「戰爭」一字。當將筆者即曾著論指出，戰爭之發生，基於一定的社會條件；如不能解除發動戰爭之根本原因，則即使是在教科書中絕無此字，而戰爭的威脅，事實上仍可能存在。拿破侖會說過字典中沒有「難」字，其結果橫行無忌，在莫斯科碰到了最後的難關。侵略者後先輝映，如出一轍。日本侵略者把戰爭寫在瀋陽。寫在珍珠港，寫在太平洋沿岸一切被蹂躪的地方；各淪陷區域的創傷，與及日本國民所遭受的壓榨和痛苦，均非短期內之所能康復；論理應痛定思痛，正好將戰爭一字，大書特書，用現實的戰爭罪惡來教訓日本的青年。乃在戰爭剛結束時，日本即曾呼籲民眾不要討論戰爭，認為那與討論小孩子的年齡，一樣無用。隨後戰爭之餘燼未熄，被蹂躪的地帶是創痛鉅深，日本人民正還要為其罪惡的統治者支付戰爭的代價，獨說是不要戰爭一字，當然是企圖在偽裝和平的外衣之下，再次玩弄戰爭陰謀的愚民政策。

以一羣窮兵黷武的侵略者，像這樣遮遮掩掩，既不許人民討論的前因後果，又不讓青年學生，認識戰爭的意義；其間自存在有一番玄虛。緣戰爭有不同的本質，有抵抗侵略的戰爭和民族革命的戰爭，也有侵略戰爭和鎮壓弱小民族的戰爭。前者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絕不諱言戰爭的目標，越是要讓人民多明瞭戰爭的意義，越有辦法。後者只為着少數人的私利，在戰爭初起時，還可利用羣衆的盲目心理之一時的衝動，有着某種驅其子弟而死之

顯著的收穫，我們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希望愛好自由的朋友們踴躍參加，共同努力，對這一小小自由園地盡到耕耘的能事。我們雖然不問收穫，但相信，收穫決與耕耘相應。

黎少岑

的藉口；即至曠日持久，便只能有空洞的戰爭歌頌與號召，再便只有製造些謠言來鼓舞人民的戰鬥意志，絕對不讓人民明瞭進行戰爭的實際情況。兩者的不同，又決定了兩方面對付戰爭之不同態度：前者能正視戰爭的本質，能檢討戰爭的得失；後者則盡量模糊戰爭本質，把不同的戰爭，同樣看待，惟恐其人民檢討戰爭，以揭露出那對外侵略對內壓迫的醜惡事蹟。

愛好和平的國家，爲了達到和平的目標而從事戰爭，是不不得已而戰；在可能不戰的時候，決不希望有戰爭的行動。侵略國家會謂戰爭是人類進化的動力，是人類活動之最高級最優美的表現；戰爭本身，便是它們的目標，因此，和平國家，每易爲侵略國家的偽裝和平之所欺騙；同樣，愛好和平的人民，也易爲那出賣和平的政客之所愚弄。當法國的達拉第在慕尼黑會同張伯倫出賣捷克以後，他的自知之明，使他在沿途上就心着羣衆的激怒；卻不料巴黎的紳士和貴婦們所投到他身上的是鮮花而不是石塊。兩年的光陰過去了，這些紳士和貴婦們才明白那位被稱爲和平英雄的達拉第，實際上是給法國帶來了戰爭和覆國的慘痛。愈是愛好和平的人，愈容易受到欺騙。一切爲侵略者所玩弄的欺騙手法，可能有外貌極端相反的花樣，其實是毫無二致。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般人指出了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侵略者便極力否認這一危機，沖淡了國際間反戰人士的努力。即至圖窮匕見，倉皇應戰，短期間便使得歐陸十六個國家，都置於納粹的魔掌之下。現在聯合國已經成立，各盟國間的團結，正日趨堅強，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流言，反而

又在道聽途說之間，慢慢的流行起來了，每一個可能利用來挑撥聯盟國間的友誼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要傳播得更快。很可以說，每一句這樣的傳言，都帶着很濃厚的火藥氣味；凡屬愛好和平的人士再決不能人云亦云的更受侵略者的愚弄欺騙，亟應拿出正確的判斷，遏止這一類含有惡劣動機的流言。

三年前筆者如是寫來的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流言，確還止於道聽途說的階段，在文字上很少有正面的道及。但筆者當時即已察知現在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形，有絕然的不同之點，好戰者不特不再如以前之否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且將無中生有的，硬要把它們那所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渲染得近於事實。這三年來，不幸已到了這個地步。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混戰，可以說，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需要這種戰爭，也不會從這戰爭中得到甚麼好處。筆者在釋新聞自由一文中，已就國際軍火集團之挑撥戰爭的陰謀，略加敘述；回顧一下當時的史實，我幾張當時富有戰爭宣傳的意味報紙出來看看。便可知那一些會令雙方的愛國士氣憤填膺的謠傳，待到血肉交流後再來冷靜地回味一下，便真不知當其時何以竟會那樣的輕信妄動。

緊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許多有識之士，即感覺到在有限的國際市場與帝國主義無止境的擴張慾望之間，仍不乏釀成戰爭危機的酵素；於是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可能到來的說法，喚起一般國際人士的警覺，以謀在事先制止戰爭的醞釀。好戰者此時卻利用和平的偽裝，顯得國際間反戰人士之努力，是無的放矢；然後利用張伯倫達第輩之出賣友邦以圖自保的苟且心理，進行各個擊破；所以，在軸心國家所加諸於各盟國的攻擊，都是採取着突襲或偷襲的形式。可以說，盟國的人民，是已經上一次大當；再要從老路子上來玩弄欺騙的手法是不成功的，舊陰謀中還須翻出個新的花樣。

早先在預測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認為那仍將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混戰，有人認為那將是對蘇聯的戰爭。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再度經過火併的

帝國主義，即使是仍然殘存，其力量已是相當薄弱，不足以掀動第三次的戰爭；比較悲觀的看法，則認為戰爭既不能解決那發生戰爭之基本原因，世界大戰將一次一次地打下去，直到打到整個毀滅而後止。另一部份人士，對於戰爭之發展，予以動態的把握，認為戰爭可能中途的變質，由帝國主義者的混戰，轉變為全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對獨裁的侵略者之戰。

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已展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全然不同的局面。在盟國方面，對人民揚了保衛和平民主的偉大的作戰目標，再不復利用卑劣的謠傳來鼓舞士氣。也就在這一點上，才敢在偏向於加強管制的戰時期間，反而擴大民主的範圍，給予人民以更多的自由。戰爭在此時確體現其為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政治目的之繼續，即進行的手段雖為戰爭，而目的則是為了和平。現在戰爭之手段雖已終止，而和平之目的則尚未達成；此時如一反追求和平的初衷，又何異於在戰爭期間之倒戈相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給予人們的教訓是戰爭的罪惡，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給予人們的教訓是戰爭之為和平的努力；如果是贏了戰爭而輸了和平，即等於是將那本屬為和平而努力的戰爭，陷於同等的罪惡，將何以慰英勇戰死者之目，而慰追求和平的生者之望。

二、

最近英國法西斯黨魁摩斯萊公開宣稱，吾人自始即反對共產主義，如在被清除之列實屬滑稽；這與過去東京戰犯法庭中之援引杜魯門聲明來為戰犯辯護的奇聞，有同工異曲之妙。不管是採取如何的說法，總不能否認過去的戰爭之是為根絕法西斯蒂的勢力；同樣，不管是為了甚麼理由要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也總不能否認這是給予法西斯蒂一個再起的機會。

假定說真還要有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這戰爭究竟應該是何種的戰爭？如果說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那意味着無底止的爭戰，有如最近匈牙利之劇作之所述，只剩下三個人也要為了八根火柴來互相廝殺。如果說這相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就真不知為甚麼要放拋聯合國這一爭取和平

機構，不惜再度地在血肉模糊中去幻想未來的和平。

很多人斷定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一反蘇的戰爭，這一說法實未必可靠。英美的大亨之不滿意於蘇聯的政治制度，是事實；蘇聯之仍懷着受帝國主義包圍的疑懼，也是事實；但這不等於說兩方面就非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因為這還得要看其本國的人民之是否需要戰爭。

反蘇戰爭並不是一個新奇的發現，以反蘇為倡導的情勢，也不自今日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就是一幕國際干涉蘇聯的戰爭，那時候蘇聯剛好建立，國內是遍地是白軍，但各國的進攻仍遭遇到阻擊，而不得不相率地撤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先，德日意都是以反蘇相號召，列強之縱容日本佔領東北，意大利滅亡阿比西尼亞，與德國之分割捷克，原都是指望其早日移兵蘇聯；卻不料日本是始終沒有北進，反而偷襲了珍珠港；德國之進攻蘇聯，也在英國倉皇撤退，西歐十六國相繼淪亡之後。到後來蘇聯反而是與英美各國比肩作戰。歷史之記憶猶新，事實之發展，是未可逆料，誰又能担保今日之反蘇號召，不有如前兩次大戰中之結局。

在戰時，蘇聯曾被譽為民主的國家，今日不問蘇聯與東歐各國間之關係若何，至少在其本國並沒有發生甚麼政治上的重大改革。今日之指摘蘇聯為極權國家，與在戰時之稱譽蘇聯為民主國家，其間必有一是一非。若謂在比肩作戰時不得不加以揄揚，此後壁壘分明，自是又當別論，則又未免有失國際的信義與政治的風度。

而且，現今國際上之一切指摘蘇聯的輿論，都是相當技巧的，即並非爲了指斥蘇聯本身的制度，只是希望蘇聯在國際問題上，能對美國「就範」；例如在最近杜魯門嚴厲譴責蘇聯的演詞之中，也還說「對於真正願在維護和平方面合作之蘇聯或任何國家之門戶，從未關閉，亦永遠不關閉」。

政治制度的不同，本來是基本的衝突，但這一衝突是由來已久，而且其間曾經過了兩度反蘇的浪潮，結果反而堅強團結，同爲聯合國的基柱。從制度問題出發的美蘇必戰論，多少是過於直覺的去想，決不合於錯綜複雜的現

實。

既然危機不會發生於美蘇兩國本身之間，一個危險的關頭，那就將是美蘇兩國的勢力擴張之前哨接觸。當邱吉爾高唱鐵幕一說的時候，其實東歐各國，依據許多中立觀察家的報導，只是行着一種溫和的社會改革，並未承襲蘇聯的作風；反而是在援希士與援歐計劃相繼提出之後，東歐的情勢始爲之一緊；東西歐確已形成對峙的局面。不過，在前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是最後參戰，所以才佔的許多便宜；今日要說美國會率先地拋入戰爭，殊難令人置信。因此，儘管美國是以反蘇的領導地位自居，對於希士伊則等國的反蘇行動，莫不加以鼓勵，可始終是處於從旁協助或幕後參預的地位，不肯將一切責任完全堆在自己的身上，此次西歐五國成立五十年的軍事同盟，本符合於美國之所願望，但美國迄今仍未對這一軍事同盟，提供確切的保證，據報僅可能締結一有限度的軍事條款，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美國對反蘇的戰爭準備雖叫得最響，可決不願馬上便走到最前綫去。至其他各國，一來既沒有美國這樣充實的國力，二來反離蘇聯的勢力範圍不遠，又誰願意先去惹火燒身。

在捷克問題發生不久的時候，貝爾納斯危言聳聽，有些國會議員并以戰爭將在四月或五月中發生爲賭，筆者當時分析美國當局的輿論，即曾指出這些只是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的渲染；事實上美國之強調義大利的危機，即等於放鬆捷克和芬蘭的問題，「與其說是抗議性的進攻，毋寧認爲是英勇的退兵之計」。現在，在安全理事會上的捷克問題，果然又和當初抗議拘捕波蘭「民主份子」的問題，一樣虎頭蛇尾。那一次的抗議，爲蘇聯之公團審訊記錄所抵消；這一次的控訴，據說又將爲了「不可能提出捷克改變及國際指使之證據」而中止。世界到底要比一九一四年進步多了，希望美國會爲了諷傳和譏會而貿然地發動戰爭，可以說是看錯了層調。儘管美國也不乏製造謠言的人士，但真正臨到攤牌的時候，還得要拿事實出來。

透過這幾天，那表面上聲勢浩大的戰爭宣傳，仍可以看得出，美國在實

際上是又退後了一步。緊接於放散捷克和芬蘭問題之後，好像已經把前哨退縮到以希土法義為範圍，萬一義大利的共黨在選舉中獲勝，戰爭將爆發於四月五月之間。現在這戰爭性的警告又退後為停止美援的警告了；這並非是美國之甘心退縮，而是為了應付那萬一冷共黨獲選的局面。也就是說，美國也還不願為義大利的問題而捲入戰爭之中。

問題歸結到這樣的一點，那就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美國才肯於挺身作戰？很顯然地，必須是能夠在美國的支援之下，單獨和蘇聯對壘一個時期的國家，美國才肯於和他訂立無條件的攻守同盟，像這樣就是受拖累而捲入戰爭，也多少可以收一臂之助。不過是，在這磨擬未復的情形之下，美國既然對英法荷比盧五國都不肯輕易締結軍事同盟，其他是更無論矣。

在蘇聯方面，直到最近才有過要準備防禦進攻的報導，姑不論美蘇兩國之誰是誰非，但就戰爭的危機而言，蘇聯確不如美國之輕易言戰。此種情形，曾被解釋為蘇聯之犧牲過大，國力薄弱，又沒有發達製造原子彈的能力。如此說為真，則美國之戰爭的氣氛，只有更增加蘇聯的疑懼，使得兩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非真心企求和平者之所宜出此。

至東歐各國的實際情況，在中立的觀察者看來是無足驚異。或者是由於消息之隔絕；或者是由於傳聞之失真，在研討東歐問題的時候，很難得到一個十分可靠的資料。有些人了解東歐的問題，是依著不同的好惡而不依著一致的看法，譬如對於捷克諸國在國內之發現叛國的陰謀，認為那不過是消滅異己的藉口；同時，對於烏克蘭之發生廣泛的叛亂，又信其為真。這一看法便是自相矛盾，因為如果事先沒有叛國的陰謀，當然不會忽然發展為廣泛的叛亂；不信叛國陰謀之為真，又何以能相信叛變之必有。各人的政治信仰不同，觀點自是各異；但這一種看法的分歧，只是由於一己之好惡，而不覺運用了兩個絕對相反的觀點：即一方面不信其有叛國的陰謀，等於是證其統治之穩定；另一方面又相信其已是叛亂叢生。用這樣分歧的觀點去了解實際的問題，只有使事實的真相愈難判明，而戰爭的宣傳，更容易乘機而入。

至少，在難得聽到所謂「鐵幕」後的戰爭宣傳的時候，對於美國之戰爭的狂熱，不得不引為遺憾。

實際上，戰爭是不容易打起來的；戰爭的宣傳之加強，在美國當局，易於獲致若干的軍事基地與戰略物資；在兩歐諸國的當局，易於獲得美援；在全世界的人民，是一無所得，徒只失去了和平的幸福；在法西斯蒂的餘孽，是一無所失，獨可以得到一個可能捲土重來的機會。

由於戰爭宣傳之存在，喚起了法西餘孽的幻想，鼓舞了某些退伍政客的心，分割了互相依存的經濟利益，擾亂一般想安居樂業的人民的心理；醞釀並助長了許多地方的紛亂；延長了許多劫後餘生的苦痛；然而戰爭又決不會馬上便真正打起來的，究竟為了誰的利益要像這樣的庸人自擾。

讀最近各報的社論，不問其政見之何若，大多是得出這樣的兩個結論：一、不信戰爭之馬上爆發，二、不認戰爭之為應有；從此亦可見民心是並未思亂，單憑幾個人決煽不起全世界的戰火。

目前擾亂全世界人民的安甯的，不是真正的戰爭危機，只是戰爭的宣傳；而這一戰爭的宣傳，又正為醞釀戰爭危機之一主要的因素。假定全世界的人民，竟會給戰爭的宣傳騙入另一次更慘酷的浩劫之中，那將是人類理智之喪失。在美國國會中，對於杜魯門的演說，曾有着「戰爭歇斯的里亞的批評」。歇斯的里亞(Hysteria)為一種病症，婦人女子於抑鬱恐怖傷感或精神過度興奮時多患之，表現為易感，喜怒哀，誇大，癡狂，精神恍惚，甚至於癡癲等種種病象。一個理智力較強的人，決不會發生此種病象；同樣，也只要是稍為有點判斷力的人，也決不會為他人的歇斯的里亞之所感染。不過事實上並不這樣的簡單，在戰爭宣傳已震撼着一部人的心情之後，歇斯的里亞內容，一樣可以表現為理智領導的形成；戰爭宣傳之可能醞釀成真正的戰爭危機，即利用羣衆心理中這一種不健康的心理因素。

事實勝於雄辯，在戰爭宣傳甚熾盛的時候，事情實事的報導將日益隱晦；但只要是稍為接近一點事實的看法，均將顯示出戰爭宣傳的肥皂泡沫之

是何等脆弱。最近中央社記者報導「華爾街的不景氣」，指出「歐洲復興計劃」，不過是孤注一擲；能否如願以償，未可預卜。美國援華計劃，現仍在國會裏爭辯，勢將為本年大選中二黨角逐的政治賭球。換一句話說，美國對歐

物價面面觀

下、前言

目前物價的高漲，一般都認為是通貨膨脹的必然結果，這一推論自然是正確的，可是，我們研究經濟問題，分析經濟現象，畢竟不能這樣籠統簡單。當我們深入地思考時，可以發覺物價的高漲，除通貨膨脹這一原因而外，也還有其他的因素，例如生產不足，以致供不應求；原料工資工具等價格的高昂與管理營業等費用的增加以致成本增高，物資或商品的缺乏使其限用提高，因而促進社會的競購心理；這幾點都不失為物價高漲的重要原因。就是就通貨膨脹對物價之影響而言，其作用亦不如普通所想像的那樣簡單，而且與其他幾個因素也有密切的相互關係。我在這篇短文內，企圖從上列許多方面，根據經濟學及貨幣學的理论並配合現實狀況，作一簡要的解釋。

二、從供需關係看物價

在一般通常狀況之下，商品價格或物價係由供需關係來決定，這是常識，然而也是真理。如果供需平衡則物價穩定；供過於求，則物價低落；供不應求，則物價高漲；這是所謂的供需法則。依照這法則，我們且來看我國目前物品的供需狀況。所謂供，是屬於生產方面的。所謂需，是屬於消費方面的，我們分析從這兩方面觀察。

我國經過八年的抗戰，一切生產交通運輸工具破壞，農田荒廢；壯丁死亡轉徙，凡屬生產所必需的基本因素或條件，如資本勞動與土地，多已殘缺不全，生產自然縮減，物品供給量，當然較之戰前縮減很大，不幸的是日本

是嘗試，止於孤注一擲；對華是姿態，充其量亦不過擴大象徵援助的數額而已！總而言之，美國決不會從非救人，而在戰爭的前面，過信戰爭的宣傳，只是神經過敏的驚擾，或因應時會之自我陶醉而已！

再列五

投降以後我們仍得不到片刻喘息的機會。一切生產事業不僅未能復員，而且繼續遭受破壞。即以最近情形而言，政府所能控制的主要工業地區，東北僅佔十分之一，華北主要為平津保地帶，青島局處一隅，武漢亦受戰火威脅，這些地區的生產事業，不是為戰火所毀損，就是大部呆滯停頓。唯一離戰區稍遠的重要工業都市只有上海。過去一年間上海工業生產，較前一年略有進步。然而那都不是正常的發展，而是由於以下的特殊原因：一、減輕了一部份外貨傾銷對國內工業的威脅；二、在物價匯價高漲下，政府配給原料，使工廠無形中得到了部份津貼；三、各地因戰區擴大而擁來上海的游資，一時形成了龐大的投機囤積的購買力；四、與軍需有關的如橡膠工業等，比較上得到政府的扶助津貼，形成畸形發展。這些原因都不是正常的，既不能持久，更不能普遍，所以無補於中國經濟的全局，我們還是就某種重要產品作全國性的考察。

首先就紡織業來說，戰前每年所產的棉紗約二百萬件，棉布三千二百萬疋（每疋四十碼），猶不足自給。三十五年產紗量中紡各廠四十二萬件，民營各廠九十萬件，合計一百卅二萬件；產布量中紡各廠九十五萬疋，民營各廠二千三百萬疋，合計三千二百五十萬疋，都沒有達到戰前水準。三十六年估計產紗量中紡各廠每月六萬件，民營各廠十萬件，合計每月十六萬，年產量一百九十二萬件，可與戰前相接近；布產量中紡各廠每月一百四十萬疋，民營各廠二百萬疋，合計三百四十萬疋，年產量將達四千萬疋，超過戰前產量，但實際產量究竟如何，尚無完整數字可資參考。惟據實際所知，三十六

年上半年的紗布產量略有增加，至七八月後因煤電供應不足，產量多見下跌，仍未達到戰前水準。

第二就棉花生產來說，我國棉花產量，曾達一千五百萬担。三十五年僅產七百餘萬担，不敷甚鉅。故三十五年外棉進口，除聯總輸入棉花六三一、九四九公担（一公担等於兩市担）外，並由美、印、巴西等國輸入棉花二、八一三、七一六公担，計耗費外匯一億四千八百萬美元，佔該年全部入超的三分之一強。三十六年全國原棉產量，據棉產改進委員會的估計，將達一千零七十三萬八千市担。惟依平時，棉產中供手紡手織及民間留用的，約須四百五十萬至五百萬市担左右，由於交通運輸，管制等種種關係，三十六年各紡織廠已收購之棉花，為數尚不足一百萬担。以中紡公司為例，原定收購棉花三百萬担，結果僅收到五十萬担左右，僅及六分之一。其他民營紗廠，當然更少，以後實行統購，統銷，統配，困難問題自然更多。國棉情形如此，以外棉的進口來說，自實行進口限額以來，每季僅得二千萬美元，最近祇能實行總二十萬包美棉以為調節，紡織原料的缺乏，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困難問題。

第三就糧食生產來說，據糧食部所報告的一九四七年糧產估計：一九四六年中國所產糧食不足百分之十。而一九四七年比之還要減少百分之十七。據估計稻的收成約六、七成，麥的收成約六成，不足數米為一百九十萬噸，麥為一百五十萬噸，這不足之數，必須靠國外輸入麥補足。但以目前世界市場的糧價每噸約為二百美元，則米一百九十萬噸要三億八千萬美元，麥一百五十萬噸要三億美元，共需六億八千萬美元。一九四六年的白粳價格從八、九月初六萬左右一市石到年底還是站穩六萬多，可是一九四七年的白粳價格從八、九月的四十萬元左右暴漲到十二月中的一百多萬元。最近突漲三百多萬元，目前戰火更形擴大，糧食的毀滅浪費更多，農田荒廢的更多，不久糧價當有更驚人的高漲。

第四就煤鐵生產來說，本來煤鐵是工業中的基礎，一談生產事業的發展

，就依賴煤鐵業。中國煤鐵的中心在東北，而今整個東北工業即不毀於炮火，也是殘破或停頓；華北本來產煤，但許多大鑛或則根本破壞，或則勉能生產而又無法運銷。所以最近華中華南各大都市如上海漢口廣州等處，無不感覺燃料的恐慌。

以上係就幾種主要物資生產情形而言，都是供給量縮減。另一方面，就消費或需要來看，我國經過長期戰亂破壞之後，舉凡生產設備以及食衣住行等日常必需品都需有大量補充，則是社會需要量不僅不較戰前為低，且應遠在戰前水準之上。固然，目前社會一般都貧窮化，購買力普遍低落，但許多生活必需品如糧食衣履之類，其伸縮性並不十分強大。所以許久以來，糧食與紗布棉花等價格，總是價格高漲的領導者。除此以外，還有極關重要的是軍事上的需要與消費。目前吾國軍隊之多，超過戰前許多倍，一切被服糧食的給養構成龐大的需要數字，而且戰火所至，不知有多少糧食物資遭受毀滅。因此，生產在不斷地減縮，需要則在不斷的增加。供需兩者原應配合調和的，現在則是作相反方向的賽跑，物價焉得不高。

三、從生產成本看物價

在現代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制度之下，就生產者，即商品供給者而言，他們對價格的要求，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最低標準，這就是生產成本。如果成本增加，價格非隨之增加不可。在一般狀況之下，價格應在成本之上，二者之間的差額構成利潤。如果生產者從事生產能取一般水準的利潤，他們自然樂於從事，如果他們不能取得普通利潤或甚至蝕本，他們就要緊縮或甚至停止生產，因而減少或甚至缺乏某些商品的供給，於是價格非提到成本以上不可。這是普通所稱的成本法則。我們根據這一簡單而且真實的價格法則來觀察目前物價，就可以確定其必然高漲。

在成本之中，有固定成本與流動成本之別。凡投在房屋機器等固定設備，及最必需的管理營業費用等為固定成本。用以支付工資及原料價格等費用

為流動成本，即普通所謂的週轉資金。我們現在來考察目前吾國生產事業中，這兩種成本是否已大量提高，因而使物價不得不高。先就固定成本說，我們經過長期抗戰，一切生產設備原已破壞不堪。現在要恢復生產，若不是全部購置固定設備，也非將舊有者大加修理補充不可，因而投下大量的固定資本，這部份固定資金一旦投下，並不像流動資金一樣全部在流通界週轉，而是需要經過若干年月，逐漸以折舊的方式收回，整個固定資本的利息負擔，則分攤在商品價格中。如其生產能順利進展，商品數量增加，則每一單位商品中所攤的固定成本的負擔小；如其像現在這樣原料燃料缺乏，交通阻滯，則一般的生產都不能順利進行，產品數量不能提高，於是商品中所包含固定成本的負擔就非增加高不可。

再就流動成本而言，其主要構成因素是原料費用與工資費用。就原料來看，目前任何種類生產事業，都感覺到原料的不足，一般生產者為維持其事業，必然對原料要設法採購。原料價格本來因其生產成本之增高而增高了，又因供不應求而更為提高，說到工資，似乎我國勞力充裕，其價格不會高。但工資的高低一般係隨糧價為轉移，目前既然是糧產不足，價格步漲，則工資亦不可不隨之而高，還有原料燃料，以及製成品等的運輸費用也是構成流動成本的因素。而目前交通運輸設備殘缺不全，運費既昂奇高，而且損耗極大，這又都使得提高商品的成本與價格。

照上面所說的看，可知製造品的成本一般的都增高，因而其價格必然也隨之而高。不如此，則生產必會萎縮或停滯。例如在抗戰初期，一般物價上漲尚不猛烈。而製造品價格，則因來源不足，上漲較速，斯時製造業的獲利甚豐，自可吸引人民投資，增加生產。同時後方尚有相當數量的簡單生產工具，化學電氣材料，一部份西藥，與火柴肥皂油燭布疋毛巾等日用品，自二十九年以後，局勢大變，一面因新廠設立過多，超過當時社會的技術設備與人工原料所能供給的限度，於是機器工具工資原料等的價格提高，另一方面政府鑒於物價上漲日趨顯著，又開始實施各種管制辦法，工業生產集中，管

制較易，而原料品則因來源散漫，管制最難，不免使原料品價格自由抬商，超過其製成品。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則生產必然日形緊縮，於是原已投到生產中的資金都退回轉投到商業或囤積居奇的活動中。所以現在流行一句說話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

四、從效用價值看物價

在經濟學中有所謂效用價值學派，也就是普通所謂心理學派。前面所說的高成本決定高物價，那是依生產者供給者的觀點而言。這所謂效用價值，則是依消費者購買者的觀點而言。照這一理論的說法，商品的價值及價格，不是由成本所決定，而是由消費者購買者對商品的評價所決定。消費者購買者，對商品評價的標準，不是物質因素，而是依商品所能對他們慾望的滿足程度而定。商品的這種滿足慾望的能力稱之為效用；效用的大小決定商品價值價格的大小。而效用的大小則由商品數量決定。即是說，商品數量少，則其限界效用提高，因而其價值價格也高；反之商品數量多，則其限界效用降低，因而其價值價格也降低。這是效用學派的價格法則。

我們在這裏無意於批評效用學派的正確與否，只是說明這理論推論，目前物價也非高漲不可。上面曾經說過，目前一般是生產停滯或緊縮，商品數量自然減少。消費者購買者對商品的要求或慾望，則因物資的缺少而愈強烈，他們所估定商品的效用愈高，所願出的價格亦愈高，這裏所說的固然是消費者購買者的心理活動，可是心理活動確實也能大大的影響經濟生活。大家都承認，囤積居奇是可以促進物價高漲的。而囤積居奇的產生，一部份固然是由企圖高額利潤，一部份也由於這種心理因素。現在一般消費者都認定物資不足，而且不足的程度可能逐日加甚，因而認定價格必會高漲，於是大家都有競爭儲藏的趨向。法幣貶值固然是促進囤積儲藏的有力因素，而效用法則的作用也不能予以漠視。

五、從通貨膨脹看物價

所謂物價，是用貨幣表示的商品價值即價格。所以物價是商品價值與貨幣價值對比的關係而成立的。也可以說是商品數量與貨幣數量之對比而成立的。任何社會在一定時期內，其商品有一定的數量。爲了便利這一定量商品的交換，就需要一定量的貨幣；即所謂社會必要貨幣量。實際在社會流通的貨幣數量應該與這必要量保持一致，不可多，亦不可少。如果這兩種數量配合得恰當或平衡，即現實流通貨幣量等於必要貨幣量，則貨幣價值穩定，物價也穩定。如果現實流通貨幣量高於社會必要量，則貨幣價值低落，物價上漲。如果現實流通貨幣量低於社會必要量，則貨幣價值高漲，物價低落。這是貨幣數量學的簡要法則，我們根據這一理論來觀察目前物價。

在抗戰以前，我國法幣價值穩定，物價也很穩定；兩者都沒有多大變動。這可說明在那時貨幣數量與商品數量配合得恰當，不太多也不太少。那時法幣發行額是十四億，這表示十四億恰是社會必要貨幣量。那時財政收支大體平衡，通貨不會膨脹，發行沒有增加，這表示現實流通貨幣量也與社會必要量吻合，不太多也不太少了。可是，自抗戰以來，這幾種數量數量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失去了平衡，於是幣值也逐漸低落，物價逐漸高漲。前面曾經說過，十年以來，一切生產設備破壞，農田荒廢；雖然沒有完全的統計數字可資依據，但可以斷言，我國商品生產量必然較戰前縮減很多。照理，商品量既然不斷的減少，則社會必要貨幣也應隨之減少，這樣才能保持幣值與物價的穩定。可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由於戰爭的原因與軍事需要，通貨不斷的膨脹，所以社會必要貨幣量是在縮減，而現實流通貨幣量則在不斷的増加，這就構成幣值必然逐漸跌落，物價必然逐漸高漲。

照兩種數量的對比關係看，物價的變動率應與貨幣的變動率保持一定的比例，即是說流通貨幣增加若干倍，則物價也應該增加若干倍。現在我們且根據這一法則考察我國貨幣膨脹與物價高漲的情況。戰前法幣發行額爲十四億，三十六年底法幣發行額據一般估計爲四十萬億，即是說法幣膨脹爲戰前的二萬八千多倍。但物價的高漲却遠不止此倍數，在三十六年底已高至十

二萬倍之多。即是物價高漲的倍數，遠遠於法幣膨脹的倍數。因此，我們計算貨幣數量時，不僅只是注意其絕對量，還應注意其流通速度。在從前，幣值穩定物價穩定的時候，人們多將法幣作爲價值儲藏的手段，不僅銀行的儲蓄存款定期存款較多，而各個人大都或多或少或多的保存法幣在手中，因而那時的法幣流通速度較小。現在的情形則完全相反，在幣值日益低落的狀況之下，人們對於持有法幣，在極大的戒慎心。不僅儲蓄存款定期存款沒有了，各個人亦很少保有法幣在手中，一旦收入法幣，總設法儘快的用出去，這樣，法幣的流通速度較戰前爲大。據統計，最近上海法幣的流通速度，平均每月六十次，即每日兩次。以全國範圍來說，流通速度當然沒有這大。但比較戰前要大若干倍，則是可以斷言的，如果速度超過戰前一倍，則四千萬億的法幣，實質上等於八十萬億；如果速度倍數更大，其對貨幣量的影響也比例增加，因此，法幣絕對量增加的倍數應該小於物價增加的倍數。

影響法幣絕對量的，還不只貨幣流通速度，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爲信用券的數量及其流通速度。在大規模的貿易中，其價格的支付，並不使用現鈔，而是使用支票。這是現代經濟活動的一般現象。支票是法幣的代表，社會使用的支票愈多，也就無異法幣的數量增加愈大。而且，支票既然代表一定量的法幣，則其價值也如同法幣一樣不穩定，於是其流通速度也同樣較平常加快。結果，這又增加了法幣的數量。

如此，法幣絕對量的增加及其流通速度加大，信用券如支票的數量增加其流通速度加大，這是促成物價高漲的重要原因。

本來，目前物價的高漲，還有其他許多原因，如政治軍事乃至社會的原因，這裏都不予以論究。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篇幅的限制，但同時，從經濟觀點或問題的本質上看，上述四者才是根本癥結所在。我們瞭解物價問題，正應該從這些根本處着手；同樣，若要解決物價問題，也應該從這些根本處着手。

關於「百年前一個知識份子的悲哀」的說明

談師籍

自由論壇三卷二期載有賀有年先生「現代知識份子不容許悲哀」一文，是由於拙作「百年前一個知識份子的悲哀」而寫的。賀先生以「深切的覺察」，嚴肅的態度，討論這個問題，是論壇上一篇很有力的文章。「拋磚引玉」，在我是特別感幸的。

我所要說明的是我寫那篇文章的由來和態度。那篇文章是我對於中國歷史一種嘗試的研究工作下的產物。大約在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之間，我開始感覺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和生活形態有研究的必要。就一個觀點來說，我們當然希望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夠負荷時代的責任，完成時代的任務。但現代的知識份子不免受歷史傳統的影響。從歷史上對於過去的知識份子做一番考察工夫，也多少可能供給現代知識份子的借鏡，啟發現代知識份子的覺悟，幫助現代知識份子的進步。從另一個觀點來說，知識份子應該是中國歷史研究中一個最重要的大題目。嚴立三先生曾判定秦漢以來二千年的中國歷史是「道在師儒」「政在師儒」的師儒時代。我們如想對於「師儒時代」多獲得一點瞭解，似應首先抓住知識份子，這個大題目做研究的主要對象。在舊籍中很多有關的材料，但缺乏系統的著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類學術思想史的書籍，也不够表明歷史上某一時代知識份子的全貌和真相。以晚近史學界的趨向而論，大家似乎偏重在零星的考據而缺乏通識，偏重古史而忽略秦漢以下的二千年。大家並未重視這個很切己的大題目。也可以說，這個大題目在我們的學術界中至今還是一塊未曾開墾的荒地。因此我認爲這是有志於治中國歷史的人一個很好致力的一個目標。學識淺薄的我，當然不能勝任偌大的題目。但我對於國史既有一點興趣，却很願意向這方面作嘗試的努力。我的計劃是從「人物型」的研究做起。確定這是我預定的典型之一。最近幾年來，自己很少潛心讀書的時間，又缺乏想讀和必讀

的書籍，所以祇保存這個願望，並無絲毫的成就。去年七月間，湖北論壇向我索稿，適我正在重溫龍定齋集，以爲湖北論壇是一個政論刊物，定齋是近百年文人論政的先驅，（他的文章於瑰麗中有一種沈鬱跌宕的情致，清末民初的政論家，如梁任公黃遠庸諸先生，在文字上多少似受定齋的影響，）寫一篇關於定齋的文章，尚不致與刊物的旨趣「風馬牛不相及」。這是說明我那篇文章的由來。

賀先生文中說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似乎是尙論古人，表示同感」。「尙論古人」，那是不符說的；至於「表示同感」，我當時並沒有這個想法。不過我承認我對於定齋有一點同情。研究歷史的人，「知人必先論世」。賀先生也說：「知識份子時代的領導者，但同時也受時代的限制。」這便是知人論世的態度。定齋有定齋的時代，我們如果合乎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定齋，是不會同情他的。但「尙論古人」，我們不應該如此。我們「知人論世」，應該有同情，設身處地地求對於古人的瞭解；然後再用歷史眼光，加以客觀的批判。我那篇文章對於定齋是有批判的。我批評他的「勸豫」，說他「仍然抱着一治一亂循環的歷史觀念，以爲大亂將至，依舊是一家一姓政權的轉移，所以他的政治見解，只知道爲一姓勸豫。」我又批評他的「律命」，說他「在無可奈何之中，想逃避現實，祇有作這種無聊的遁詞」。我又批評他的「賓賓」，說他是「解嘲」。我又批評定齋的「暮氣頹唐」說他「墮落到極點」。定齋有絕句云：「中年才子就絲竹，儂歲高人厭薛蘿，兩種情懷俱可諒，陽秋貶中未宜多。」我却說定齋的「暮氣頹唐」是可哀的，不是「可諒」的，正是我對於定齋的貶筆。這是說明我寫那篇文章的態度。我在那篇文章的末尾有這一段：「近百年來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局，不斷的向前推演，知識份子在社會「蛻變」的過程中，不免要感受許多悲哀

和痛苦。百年前一個知識份子的悲哀，在我們的回憶中，可能引起無窮的感慨。賀先生引證了這段話來推斷我寫那篇文章的動機。其實，這段話並不表示我與定憲有什麼同感。近百年來的大變局，不惟是一家一姓政權的轉移，而是一個以社會變遷為基本的劃時代的大變局。時代變了，知識份子，認不清時代，跟不上時代，不能做時代的前驅，也不能隨時代以俱變，這便是知識份子悲哀的由來。在這個大變局中，凡思想意識與生活方式停滯於舊時代的知識份子，都是歷史進步的障礙物。時代向前推演，好像高山轉石一樣，停滯的便會成爲粉碎的。粉碎者便是悲哀者。知識份子如果想避免這種悲哀的結局，必須從傳統的思想意識與習慣的生活方式中自我解放出來。簡言之，必須自我改造，爭取進步。這必須經過一個『蛻變』的過程；惟『蛻變』乃能創造新生，但過程中必須忍耐痛苦。我在那篇文章中所用的『蛻變』二字，是採用曹禹先生的一部劇本的題目及其用意。曹禹在『關於蛻變』

戰爭與經濟

一、有決定性的經濟戰略

經濟決定一切，本屬無可否認；其與戰爭之關係，也有着導生及終止的決定作用。正如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之所指出：「戰爭不過是以別種手段來進行政治的繼續」，「政治旨趣底本性，實際上在戰爭的遂行中有決定性的作用」，而經濟又爲政治的基礎；所以戰爭不是憑空而來，也非單純的軍事行動之所能澈底解決。長期戰爭，對於經濟固亦發生反作用的影響，但仍須受現實經濟條件的限制。

戰爭之勝負，每決定於政略之正確與否，純軍事性的戰略，當然是不及那富有政治性的經濟戰略之重要。在消極方面，經濟戰略之具體的運用，大多是以超經濟的方式，控制那有關敵對區的貿易，絕對地或有條件地阻止商人向敵對區輸出入物質，即所謂經濟封鎖。但因商人之從事貿易，原爲獲得

『中，會有扼要的說明，見『蛻變』劇本的附錄，此處不必徵引。我僅表明我在引用這二字時，實與曹先生寫劇時有同感。這也便可以表明我並沒有與定憲表同感的地方。知識份子應該是時代的領導者。但我們眼看着有不少的知識份子已成爲進步的障礙，勢將走上不可避免的悲哀的結局；也有不少知識份子，不勝『蛻變』時代而感覺徬徨。時代不斷的需要進步，而一批一批的知識份子，前後相望的走上沒落的階段。這種情形也不能不使我們『感慨繫之』了。

賀先生的文章是對於現代知識份子的精神，提出一個警告和啓示，並非對於拙作有所批評。但我寫那篇文章的由來，和所持的態度，却不妨藉此機會加以說明。我對於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問題，也有些感想和看法，當另草一文論之。現在所要說明的，僅此而已。

黎樹德

利潤，如有礙於其獲得利潤之處，即有損其生活之所依存；此時如並無其他可以補償的生活方式，則只要是利之所在，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姑不論執行封鎖工作者之是否清廉自持，即令是執法如山，也難以根絕一切商賈的活動。特別是在社會既缺乏嚴密的組織，政治力量又不足以貫徹於基層的情形之下，經濟封鎖的效果，更不能不有所局限。再則交戰雙方之經濟上的依存性，也規定了封鎖的意義。如果交戰之一方，對於另一方面，具有近於片面的經濟依存性，則遂行封鎖，即等於自我封鎖；反之，封鎖才能具備經濟戰略的價值，又如在經濟上，雙方互相間正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依存關係，則在服從軍事的要求之先，就還得要以經濟的方式，造成經濟封鎖的前提；即在一方面求本身的經濟得能自給自足，事實上能脫離對方的羈絆，掌握着獨立發展的形勢；一方面再用軍事行動加強敵對區的經濟依存性，以加速其

在封鎖中趨於萎縮的過程。例如過去日本帝國主義，挾其有較高度發展的工業經濟為基礎的優勢，侵略我尚停滯於以農業為主的中國，短期間攻佔我多數的重要城市據點；但結果終陷於廣大的農村包圍之中。這因為在平時工業的經濟，雖較勝於農業為主的經濟；而在交戰的情勢之下，都市工業既缺乏農村的原料供給，和購買力的支持，便可能成爲「無業都市」。反之，農村則仍可向自給自給的方向發展，以其農業和小型工業相配合，對物質缺乏的所謂無業都市，把握着補給的優勢。早先爲一般人所公認的，我抗戰基礎之在鄉村，與所謂日本之泥足，其關鍵即係於是。至在積極方面，經濟戰之運用，每體現爲經濟上的改革，即設法提高，至少是安定所屬人民的生計；照克勞塞維茨的說法，那就是使戰爭這一手段，「成爲全體人民的事業」，以至於與其所由導生的政治目的之間，「沒有明白的界限，這個界限已經消失在政府和它的人民的精力與熱狂之中」。

二、軍事行動的作用

就軍事行動對於經濟的作用而言，在戰爭進行時所生的直接影響，一般的可分爲下列四點：

第一是砲火的破壞。當戰事殘酷進行時，在砲火射程之內，或作爲飛機之轟炸目標的生產機關，往往要遭受摧毀。在一定的區域和時間之內，這一種情形，對於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但在長期內，對於整個經濟却無決定的影響。如在抗戰前期，敵機雖狂施轟炸，我後方的經濟，仍能呈向上發展之勢，反而是在接近勝利時，轟炸已大大地減少，工商業卻多有倒閉。

第二是在某一地區作戰略轉移時，爲免資敵而對生產機關所加之破壞。其影響實比前者更小；除非是破壞得非常徹底。且在以農業生產佔壓倒優勢的區域之內，破壞之作用甚微。

第三是交通破壞。此種破壞作用，只足以延長運輸的時間，對於那重在於爭取時間的軍事行動，影響固大；對於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影響仍屬有限。因爲那可能被破壞的交通，只指公路、鐵道而言，對於水運與及比較原始的

的交通工具和人力，殊少作用。要之破壞交通，僅能使區域間的留滯有無，比較遲緩。

第四是戰火的隔絕。它所及於交通的影響，雖比破壞交通爲大，但在長期內仍無重大的影響。可以說，在同一區域內，實際上決不會有經常隔絕交通的戰火存在；長期間膠着對峙的火線，只存在於後方人士的想像之中，交易往來，每能進行於戰火的間歇，或據點爭奪的空隙之間。

所以，嚴格的說，軍事行動給予經濟的影響是有限的，它不能成爲促使經濟崩潰的基本因素。

三、軍備與戰果的影響

至於有關軍備的措施，如兵源的補充，從經濟上着眼，是意味着生產所需的勞動力之減少，和脫離生產而生活的人口之增加。至若軍需的經常補給，又使物質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也就是財政支出的增加。補償這一支出增加的方式，大多是利用徵收實物，增加稅收，發行公債，借貸外債和通貨膨脹等五種，這五種之中，除借貸外債之貽害較遠，且出於不覺者外，大都是以給予經濟以不良的影響。其次，交戰的結果，也影響於經濟，如爲主力殲滅戰，自可增加被殲滅者之兵源和財政的困難；如爲土地爭奪戰，則失掉土地者兼受失去一部份的兵源和財源之累。一般的戰役往往同時具備這兩種性質，軍事的勝負，每意味着經濟力量的消長，故軍備和戰果所給予經濟的作用，遠甚於各個戰役之直接影響。

不過這些情形，爲交戰雙方之所同有，除非一方面在軍事上具有絕對的優勢，而另一方面甚至於不能形成局部的相對優勢，前者方可能充分利用軍事的力量，摧毀後者的經濟，使後者因應付強敵，不得不支付超負荷的兵源和財源，以致促成經濟崩潰，使戰爭可能速戰速決。若屬勢均力敵，戰爭長期化，軍事上互有得失，則雖有程度上的差異，其經濟上之遭受損失則一。除了戰爭直接摧毀經濟的力量以外，真正給予經濟以影響的，還要靠交戰雙方所採用之主動的積極有效的經濟戰略。

四、戰時的經濟措施

戰時的經濟措施，當然有別於平時，惟是軍事衝突之發生，既在求政治糾紛之得到迅速的解決。故其措施除求軍事方面之速獲勝利外，尤須顧及其政治目的之是否達成；庶幾在軍事行動結束後可能迅速恢復經濟上之繁榮。茲就原則上分述如次：

第一是如何增加兵源而不影響生產，即如何合理地發揮勞動力。但要有效的刺激生產熱忱和鼓勵戰鬥精神，必須使參加的成員，感到其確係為着本身的利益而奮鬥。

第二就是如何為財政開源，而不妨礙生產之發展。即以無損於納稅人及其家屬之生活必需的所得為原則，實施合理的政策，保證其生產行程之圓滑地進行，鼓勵其提高生產質量的興趣。例如納稅者之生產效率，如超過社會之平均生產效率，其因之而獲得的，超過社會一般標準的產額，可能享受免稅的優待。反之，對於生產效率過低的生產者，如確係受限於客觀因素，則除豁免租稅外，更給予以財政上的貼補或貸款，務期扶植其擴大的再生產。但如在社會生產力停滯不前，或呈衰退的趨勢之下，則非單純的財政政策之所能為力；再若加以龐大的軍事支出，與戰火之直接破壞，則更加速經濟之惡化。故欲求經濟之向上發展，必須在上述這兩項措施之外，更有如下述之直接作用於經濟的措施。

第三要適合現實的經濟環境，針對着社會經濟未能向上發展的根本原因，作澈底的變革。特別是在戰時，首先為了鼓勵士氣，必須給予軍人及家屬以生活保障。這非徒慰勞，撫卹之所能濟事，尚須提高其經常的待遇；更重要的是扶助其家屬的生產，保障其家屬之生活的安定。使軍人意識到這是為了他本身與他那家庭之生存幸福而戰。其次，既然是已有一部份人脫離生產而徒事消費，使從事生產者之絕對數與相對數同時減低，則為了足夠供用起見，生產效率又必須提高；這樣又必須設法使工作者確信其為本身的利益

而工作，毫無為誰辛苦為誰忙之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在平時，如果果有游離於實際生產之外，徒只坐食生產成果的份子存在，已足阻礙生產之發展；現在戰時，如再任其繼續侵蝕，便難勝任龐大的軍事負擔之再事增加。故論者有在並不變革生產關係的前提下，可以加徵累進的財產稅，以施行補救的說法。這一種損有餘以補不足的措施，未始不可收相當的效果，羅斯福總統之新政的精神，要亦在是。但在戰時，如果軍事支出不斷增加，是項稅收僅是彌補赤字財政，最多也只能使生產者得喘息的機會，仍難改變生產衰退的基本形勢。何況此種措施，本非根絕那縱容侵蝕生產的社會經濟關係，仍無損於其所保有的經濟特權，也就未能減低其可能左右政治的力量；所以諸如這一類辦法，大多數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即羅斯福的新政之屢遇阻力，亦可為先例。

總之，如在生產關係阻止生產力向上發展的經濟基礎之上，進行大規模的長期戰爭，便必須在同時能施行一番經濟性的改革。

五、一切在於經濟

每一經濟情勢的轉變，決不是偶然的，它是歷史的發展，即繼承着特定的局面，在某種人為的努力之下，走向一個可能予以把握的前途。換句話說，從歷史上看，它是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的開始，同時又是過去階段的繼續，即從過去階段中逐漸成長，直達到一定的程度，才以新的形勢突然出現。所以為了瞭解某一階段的經濟情況，還必須回顧它那前一階段經濟演變的趨勢。茲以我國目前的情形為例，近來時論如大公報等，多強調戰爭影響經濟的說法，認為我國目前都市上的物資缺乏，出現了所謂城鄉對立的經濟情勢。誠然，戰爭對於經濟，確能發生反作用的影響；但如謂經濟之動向決定於戰爭，則不免倒因為果。

去年九月五日此間武漢日報社評，即曾坦率地指出，「抗戰結束以來我國的經濟形勢，第一是美國獨佔資本與中國國民經濟的對立；第二是官僚資

本與民間資本的對立；第三是地主與農民間的矛盾；第四是資本家與勞工的矛盾。如是欲求經濟之向上的發展，必須針對造成此種形勢之根本原因，作澈底的變革。在政府當局，亦早認為「我國以農立國，人民多持耕作爲生，是以地權之分配，與地力之使用如何，實爲一切社會問題的癥結」。即在經濟方面，必須貫徹民主主義的實施，關於民營企業之扶植，土地問題之解決，尤須切實籌劃」。最近白部長於報告軍事之後，曾述其個人感想略謂：「民國二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便有二五減租的決議，可是未及實行。共匪卻在實行其土地改革，在國際上誇大宣傳，更利用清算鬥爭的殘暴手段，強行分配土地，其分配方法，即按某地農民人數與土地總面積平均分配，決不顧惜少數地主與資本家的利益，犧牲少數來爭取大多數的農民。我國是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我們經濟不應重在都市，而是在廣大的農村，因此必須澈底實行民主主義土地政策，整個民生問題首得解決，才不致因生計壓迫，挺而走險」。並從國際方面說到「極端貧困可以使階級意識重於民族意識，階級觀念重於國家觀念，如果以資本主義實行反共，恐怕要等於抱薪救火」。〔見三月五日長沙中央日報社評〕事實是再說得明白

美國的軍國主義化

美國軍事化，將是本年競選運動中我們的統治者所宣布的政綱之一，而普通軍訓，則是尤其重要者；但是，這也不過僅是許多更嚴重的弊病的一個表面表示而已。所謂弊病者，就是說，在我們的獨佔資本主義的活動中，已經滲入了軍國的法西斯主義。而且它正在控制着我們整個經濟體中的生命血液，同時也監督了我們的善良人民的思想與情感。此種控制與監督，在他們的高明

不過了，在在都可見得問題之在經濟而不在于軍事。所以對於今日的經濟形勢，如單祇說：「戰亂蔓延，是經濟困難的一大動力」。〔見大公報〕并不觸及問題的中心癥結。其實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性質，才爲這幾十年來戰亂相尋之主因，蓋超經濟之剝削，與外力之干擾，每易多滋事端。軍事行動之存在與持續，固足以加深經濟的惡化；但要改善經濟的情況，又決非單獨停止軍事行動之可能濟事。認爲國內軍事行動一結束，便可以過好日子的想法，與勝利前夕之憧憬勝利後的美景；同屬過於熱情的期望；這期望之是否可能實現，仍在於在經濟上能拿出辦法來。

就我們說來是如此，就其他各國說來，也莫不如此；今日的國際局勢之所以險惡，在表面上固然是由於戰爭的宣傳；但如深究戰爭宣傳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仍與經濟有關，如美國之願意支付美援，與西歐各國之依存於美援，即莫不是爲其本身的經濟利益着想。至於這一經濟利益是否即等於其全民之經濟利益，則是又當別論。

總之，假定不虞虛乏的自由真能實現，不僅國際間的戰爭可能絕跡，連戰爭的宣傳將無法發動了。

華萊士作 子野譯

手段運用中，顯得不實在，因爲我們的言論，郵電與電影，很清楚的還保持着自由的活動，不過，我們須知道，此種種自由活動，主要的僅僅是一個單方面的而已。

「美國軍事化」這一尖銳的諷刺，我相信牠一定將會破實現的，白羅斯福總統死後，軍人們很迅速的獲得了國家與政府的完全控制。他們的成

功程度如何？在「國家安全法案」中是表明得很清

楚的，此法案的精神，遠超過海陸軍的合併。國防部長佛里斯特爾，精確的解釋此法案時，曾說：「牠是準備集中國家中所有的各個單位，而不僅是海陸軍的聯合……牠準備使海陸空三軍事機關統一。但此比更重要的則是準備使外交政策與內政政策之合致，以及使國家的經濟隨軍事的要

求而發展。……」

爲了避免既經確定的強硬外交政策的危險，

佛里斯特爾接着就有下面的一個計劃。他說：「我們爲了避免『安全法案』中的危險，已經建立了一個國防安全委員會，此機關的構成，包括了國務卿，國防部及其三次長，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的主席。所以，他的工作是：使外交政策，軍事政策，國家資源與生產能力通力合作。」

華爾街這種整個軍國主義計劃的精神，實就是查理威爾遜的精神。他早在一九四四年的「陸軍兵器雜誌」中如此說：「此種思想，也許令人厭惡，但是，在過去的許多世紀中，人類的事件上，戰爭已經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相反的，他還是一個進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甚至應該捨棄『戰爭經濟』與『和平經濟』這種虛偽名詞。……第一，此種計劃必須是聯邦政府的責任，同時他必須被行政部門（總統（海陸軍大元帥）、陸軍部及海軍部）所起與決定；其次，商業部與勞工部很顯然的也當參與意見。」

「同等重要的事實：此計劃下應當僅僅是一個緊急的臨時措施，而必須是一個永久的計劃，並且必須被國會所保證與支。最初，應付與表決，甚至立法法案，權之還必須正常的被載入於記錄中與繼續不斷的撥款。工業決不能因爲政治方面被孤立主義者攻擊，而受到損害，我們應當使工業，政府，軍隊三部門取得永遠的與工作上的合作，而絕不是爲了臨時的便宜處置。」

「這種計劃，在對外貿易方面說，是基於國內外的出口商，進口商與生產商的自由企業意志，但是他們却用政府來保障他們私人開業能向遍

世界進行貿易權利。

國務卿是私人商業普遍全世界的前哨，但是爲了推進美國的對外貿易甚至更重要者，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用他的掃蕩的權力，聯合我們所有的力量，以達到其軍事目的。如「國家安全法案」的強烈擁護者之一的參院議員奧斯丁，在他去就任我國的聯合國代表之前所云：「在一切的協商中，現在所承認的唯一力量就是軍事聯盟。」

我要向人民控訴杜魯門，馬歇爾，佛里斯特耳（包括他的三個次長，奧斯丁，與哈李曼）包括他的工業巨子，他們對政治的弊度，都認爲戰爭的準備，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因此，也認爲戰爭的準備是一個公共幸福的最高形式。在每次大戰之後，有一種勢不可當的趨勢；勝利國家常接收了失敗國家顯著的罪惡。這種傾向，從來沒有像美國自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以後顯著的擴張。也沒有有一個國家像美國會如此迅速的採取了普魯士集權的官僚政治及軍國主義的確定步驟。我們已經走過了我們所不欲引起的戰爭的願望的界限。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紐約時報的編輯利斯唐在他的許多普遍被接受的測驗結論中報告謂：「計劃中的國防部，只要能够合法，合理與合於軍事的要求而不至違憲，是可以建立的，否則，只有修改我們的憲法，如果是需要的話。」

利斯唐繼續又說：「爲了使軍事，外交司，法各部門彼此之間，以及聯合內閣，與國會委員

會之間，有更接近，更積極，更緊密的關係，同樣的一個測驗也是需要的。」

安諾德將軍在就任空軍總司令以前，曾宣布道：「所有的美國公民，必須在一個共同的努力中聯合起來，因爲這種努力，是與我們每個國民及其私生活有關係的。」他繼續又宣布道：「我們美國的安全，是依靠着我們全部的人力，立即採取一種強烈的自衛行動。」

自由主義者們已經慢慢的了解了這一軍事組織（指國防部），在和平時期，對於民主政治的意義是甚麼？一個保守的「美國新聞報」的編輯奈納斯，兩年前就開始認識了牠的目的。他曾如此說：「今日的統治就是武力的統治，杜魯門總統如此說，馬歇爾將軍如此說，柏德遜部長如此說，我們整個的政府，正在開始採取：『美國必須有強大的海陸空武力』的哲學，爲了什麼呢？……武力的哲學已經代替了理性，軍事的論證已經代替了理性的正義的與自制的思想，希特勒用來統治德目的後果，正是這種思想的唯一答案，希特勒是不信任別的國家的，現在，我們也在不信任別的國家了，同時，我們還爲了自己的強大，在世界上已經建立起一個武裝的力量，軍國主義正在很迅速的開始滲透到我們民主的政治制度內面來了啊……」

奈納斯在更早的時期也會說過：「只有將海陸空的統轄權交與一個不直接向人民負責的大，才可以挽回此種趨勢，同時，在我們美國的軍國主義也才能被壓抑。勞工組合將會站立起來嗎？」

他們將惡意看着如此一個官僚政治被建立起來嗎？他們將會有一天站起來擊破壓制罷工的防線嗎？自由主義者（包括教會的力量）將會站起來嗎？他們將願意看着美國正在接近於那種曾經帶給過悲劇給別的國家的軍國主義嗎？……想把美國建築在一個與美國的歷史與傳統相矛盾的軍國主義思想的制度基礎上的計劃，是很危險的。但是，那些軍國主義的英雄們，正在利用我們美國人心理上的弱點，來矇蔽着我們。

毫無疑問的，國會正在藉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的建立，來結束我們所一向了解的美國傳統政體，並且已將我們的政權交給了一批軍人，資本案與工業家，這批人曾經運用了驚奇的便當手腕而進入了華盛頓，在那裏，他們可以像圍場一樣，無論採取什麼政治彩色，是可以方便於一時的。

他們這批人，對於通貨膨脹，戰爭，以及擴布於現世界的低氣壓，應當負責的，他們在與蘇聯賭博，想藉戰爭來威嚇她。但是，不成問題的，蘇聯也採取同樣的手段來報復他們。我們在地中海的運輸艦及海船，每次都造成一個大的聲張，並且我們常高呼着，我們將去我們所高興譴責的地方，或者我們甚至期望蘇聯也採取些反

政的行動。我們美國人常常批評蘇聯，謂他們的國內缺乏自由，但是，我們自己正傾向於同一的路。

我痛恨德國，因為她總想把德國型的和平與文化帶到全世界，使全世界的人都在『權力即權利』的野蠻法律統治之下，現在，美國在被華爾街及軍人背負的杜魯門之下，引用了『權力即權利』主義而當作了美國領導與統治世界的準則。我們美國也許有許多許多的個別公民，覺得此種作法，對他個人是沒有責任的，但是，在世界人的眼中，我們則不無過失了。權力是從未造成過權利，而且永遠也不能够。

美國領導世界的唯一方法，只有為全世界的人類服務——幫助世界上任何地方能自助的人民。我們現在的一切努力，在全世界像判官一樣的人民監視下，使得我們恐懼，世界上半以上的人民，認為和平的失敗，美國與蘇聯，應負同等的責任。幾萬萬的歐洲人民，正在恐懼與戰慄中，等待着東西兩位巨人，來葬送歐洲所殘餘的一點文化。

歐洲大部分的人民，正渴望着如馬歇爾計劃中所陳述的援助，但是他們并不感謝美國。因為他們知道，馬歇爾計劃，如國會中所討論的發展，主要的用意，將是在西德來增強美國的勢力範

圍，而當作與蘇聯作戰計劃中的一個必要部分。他們恐怕美國把西德當作歐洲的基地來使用，以致使西德能够有效地控制整個歐洲。作為對抗蘇聯的基石。

只要杜魯門還是總統，馬歇爾還是國務卿，佛來斯特爾還是防部長，美國將不斷的繼續着軍入精神的外交政策。我國過去所作的每一件事，愈來愈表現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態度，換言之，也就是驅使全國人民集中力量，一切為了戰爭。報紙，電台，影劇將彼此的競爭來造成一種該委員會所期望的空氣。凡是對此有異議的，將會被指為非美主義者；凡是為着作爲了解蘇聯的橋樑而工作的，將會遭受到大法官的審問；凡是不表示痛恨蘇聯的，將被視爲帝國者。

軍國主義之侵襲我們民主制度，是漸漸的，以致我們很少能覺察到他的發生，我們兩勝上的，雖還未被切斷，但我們還在自由的活動，我們還能够起來組織，而不致被關入監獄裏。我們唯一解除美國危險的辦法，只有在今年的大選中，大家來選舉我們的新黨，才能停止軍國法西斯主義者來統治美國的趨勢。

一九四八，三，六。譯自一九四八，元二六日的『新共和』雜誌。

關內外的現勢（北平通訊）

當傅作義總縮華北五省兵符，

想有所作爲，不幸的是他那子弟兵

一經入關，就碰了個不大不小的釘

傅將軍與魯軍長李師長情同手足，

移駐此間新市區的時候，有些人是

會因之而一度興奮，傅將軍當然是

子，這本說不上是致命的打擊，但

總難忘袍澤之情。同時，那唇齒相

依的東北，雖有衛立煌扼守，范兵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四期

二五

燕山嘯

時的將軍，不免常在辦公室中獨自踱來踱去，沉默異常。

東北的苦難並未因冬盡春回，而稍得喘息；這一次所遭遇的攻勢，是從去年臘月中旬開始，一歇到現在已過了三個月，還沒有停歇的跡象。由於來勢過猛，彰武，黑山，康平，遼中，台安，盤山，海城，遼陽等縣均相繼棄守，但是還沒有完全動搖據守長瀋的一線生機。

接着鞍山法庫陷圍，營口不戰而失，本溪，開源被迫轉進。至是除吉、長孤懸，四平早處重圍外，瀋陽外圍僅剩撫順，新民，鐵嶺三縣，而新民，鐵嶺至瀋陽通道，又在時斷時續之中；此外遼西尚存不完整之錦縣，錦西，興城，綏中四縣，與此間交通，亦難經常暢達。本月中旬，瀋陽外圍漸告沉寂，四平復遭猛攻；吉林省會永吉及電都小豐滿守軍同時撤守，永吉市民區的彈藥庫，和小豐滿之攔江水堰，均以行軍迅速，未予毀壞。

由於工礦地區之失陷，被圍與破壞，資委會於去年底開始撤退各廠礦的眷屬及工作人員，殘存之東

北電務局，撫順礦務局與瀋陽機車場轉交地方。惟以交通工具困難，戰火阻隔，即鞍山一地亦有大部優秀技術人員未及撤去。瀋陽有近兩百萬之人口，大多數都還不很驚慌，逃來此間的人雖與日俱增，但與當地的人口比起來，祇可說是極少數。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得知東北局勢演變的實情。自去年十二月尾結束彰武之役，年初以來，連續在公主屯，新立屯，遼陽，鞍山，法庫，營口，開原等地均經苦戰，

每地守軍均有一師之衆，逾一萬人，公主屯且有兩師應戰，結果死傷雖僅十之一二，而大部均難突出重圍，僅法庫守軍一部得以轉至開原，旋亦被圍；營口之失，據傳爲守軍師長王某率部萬餘人叛變，否則尚可堅守。至於各地之連續遭過猛攻，又復節節轉進，實爲補給及增援之遲遲所致，東北陷區之鐵路，聞已恢復通車，直達遼北之彰武，遼源，及吉東之拉法。最近四平之戰再起，據傳其企圖即在打通遼源至梅河口之鐵路。而冰封葫蘆，秦皇兩港海運難以暢通，陸路之錦承

被阻於前，北甯亦斷於後；援軍雖至，守軍被吃過多，誠爲退出永吉之主因，永吉易守，雖復便於其溝通拉法至梅河口之鐵路，原爲不得已之事，即長春，四平兩孤城，亦時有被攻擊之虞。

雖說東北烽火日急，關內倒反覺沉寂；尤以此間與津、保三角地帶，顯得分外安靜，人們都爲生活所苦，一籌莫展。清華梅校長到天津去參加平津教育文化機關首長座談會時，發出了「學校無日不鬧窮，窮逼得我們非關門餓死不可了！」的呼聲，和南開的兩位張校長，也都說出各自的窮苦，大家一致認爲政府把教育當作點綴，教部通令「各機關學校所需經費，應就核定經費預算，事前通盤籌劃，不得隨時請求補助，以重預算。」的辦法，在此物價一日數變的情形之下，實在是強人所難，結果決定向教部請求調整經費，即加撥款項，免除裁員，并繼續配給等八項要求，但是這個希望究竟能否實現，就誰都不敢預測了。此次淡出席會議的只有北大校長胡適，據說他目前已

是「在野的政治要人」，一切「另有辦法」。

二月初，同濟學潮以慘案結束的消息傳來，加以治安當局又有逮捕學生之舉，此間學生甚爲悲憤，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控訴大會，喊出「反迫害，爭自由」之口號，演活報，唱詩歌，並宣誓「誓死反對部頒的自治會組織章程，保衛我們的自治會。」結果以本市當局應付得當，被捕者已有大部釋放，學生的情緒也逐漸安定下來。本月初，中國舞踏專家戴愛蓮來此，北大，清華，燕京，師範四校的舞踏團體，曾經舉行過一次歡迎會，並將於本月下旬由戴女士夫婦指導，來一次大規模的舞踏演出，這將使此間學生有機會再來一次較爲輕鬆的大聚會。

東北元老和同鄉會代表的晉京，是由於劉哲，莫德惠和「政治主教」于斌等幾位在京元老的策動，他們攜帶着自己的建議而去，大意是要求政府增援大軍，空運糧食！改革東北流通券，起用東北宿將，與組織地方武力等緊急呼籲，在京

中備受各方欽慕，並獲悉政府有辦法確保東北信念，現已圓滿完成任務，相率歸來，各回寓所安息。

此間的這些流水新聞，給予人們的刺激是很小的，因為它既不能引起新的期望，也不會因這些數見不鮮的本性使人們感到頹喪。

在傳作義部東移，馬鴻逵部遞補之後，進而決定接防陝北胡宗南的整一軍董到部即從靈寶渡河入晉，另一整編軍劉戡部則將由陝東渡，最初行動順利之時，此間報紙會謂胡部將北上應援，甚至有負責打

通正太路和收復石家莊之說，曾予樂觀者以一線希望，可是最近休息傳來，劉戡成仁，宜川易守，使早已飄忽的氣氛，終告烟消雲散，最近的洛陽告急，對於此間沒有直接影響，似乎覺得是遠在天涯，而與該地空開距離相若之瀋陽的來人，帶來了身受其苦的報導，反使人有近如咫尺的感觸。

再看與此間關係最密切的津保兩地，為以此間作頂點的三角形底邊上的兩端，東頭是天津，它東臨於海，北而尚可與冀東熱南通氣

，其所產生的反應已連續出現，在二月底捷克，發生鬧潮，接着蘇芬擬議訂約之後，援歐計劃的進展更趨積極；三月十五日經參院正式通過，乃得力於范登堡之擊敗修正派所提削減款額，及重訂整個綜合援

。而西端的保定，自石莊以來，形成三面被圍，惟一活路平保段，又在時斷時續之中，雖說城防鞏固，仍不能不提防對方的進窺的野心；據石莊逃來的人說，該地易手之後，成立了一個「資源委員會」，相繼恢復紗廠，電燈，和自來水等，鐵路西至陽泉，北至柳辛莊均已修復，東邊的德石路且已大部通車。最近膠濟綫之張店，周村復被侵據，又可遂其移軌以築其控制下之鐵路的計謀。保垣最近曾遭一度進擾，可能是大舉進犯的先聲，要保住得

這個南面的前哨，此間才可過安甯的日子。這些子報導，都好像是在太悲觀了一點，但只有住在這裏的人，才知道這每一個報導，都會如何深刻地印入大家的腦筋之中，一提及便記起來了。而且，現在所寫的這都是曾經官方證實過的消息，至於那神經過敏的風傳，只有留下給我們在這裏的人去杞人憂天，恕不將道聽塗說，以訛傳訛了。

三月十二日於北平迎風齋。

一月時事述評

國外之部

美國動態

援外法案

自從馬歇爾提出援歐計劃

以來，東西歐兩集團愈益背道而馳。當援歐計劃還在議會爭論的時候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四期

外計劃而成功者。惟衆院仍將歐洲復興計劃援華及軍事援助希土併入一單一法案討論，衆院外委會即於三月十九日通過六十二億零五百萬元之援外議案，其中包括歐洲復興方案下之五十三億美元，而指定對

的里雅斯德予以二千萬美元；援助國際兒童基金六十萬美元；對中希土軍事援助四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中國獲得一億五千萬美元；及本年援華法案四億二千萬美元。衆院亦將照此案通過，但參院仍反對將軍

本社資料室

事援助中、提、土之方案與歐洲復興計劃併案辦理。目前參院已通過援歐及對希、土額外軍事援助，對援華法案尚須聽取馬歇爾意見，依其本身之法案表決，而希望於四月十八日意國大選前獲致折衷辦法。

戰爭宣傳

在美議會積極討論援外的

同時，前國務卿貝爾納斯，與杜魯門總統，及現國務卿馬歇爾，連續發表演說，強調戰爭危機，指責蘇聯，要求恢復徵兵，採取合時行動，開得華府充滿火藥味；議會方面反響不一，有認為係故作驚人語，或指為是戰爭歇斯底里，再看美國對於東歐形勢的轉移，僅僅止於不滿，捷克問題雖曾列入安理會議程，但又據報美國認為不可能提出捷克政變乃國際指使之證據，擬不發一言，對於意大利的警告，也祇是如其選舉結果，不合於美國期望，將先去其可得之援助。今日強調戰爭危機，只是充分帶有宣傳作用，其目的還是在於促使國會早日通

過援外法案，受援國不顧一切的接受援外條件，以期迅速獲取軍事基地，控資源和傾銷市場。

擴張中的小衝突

在獲取基地，資源市場的

過程中，與大英帝國仍免不了有些利益上的衝突，不過英國既一心依賴美國，美國也要盡英國控制西歐的經紀人，立刻還不至於表面化，斷能暗中促使小國與英國對壘，再來出面調解，於中取利。上月下旬南美智利和阿根廷兩國與英國在南極爭雄，並在英屬福克蘭羣島登陸，本月初中美危地馬拉，復要求英國退出宏都拉斯，英國除抗議外，也祇得建議由國際法庭裁決，原來這兩個地方，在大戰前即為英屬，如欲英國放棄，當以民族自決為宜。

歐洲縱橫談

西德會議

英、美、法三國西德會議

於二月二十三日在倫敦舉行，事先捷、波、南繼蘇聯抗議之後，在捷

京普拉格舉行會議後發表聲明，抗議片面解決西德，要求履行三國賠償計劃。開會後捷、波、南正式提出抗議，英外相貝文親自接見三國大使，保證「會議並不針對第三者，僅圖解決若干迫切的德國問題」云。同時荷、盧、比應邀參加，蘇聯乃照會英、美、法三國，要求給予捷波南發言權，結果被拒絕。會議於三月六日結束，重要決定為西德參加歐洲復興計劃，魯爾區的國際管制，及加強三佔領區的合作。蘇聯亦於當日照會三國，聲明蘇聯政府認為倫敦會議關於德國的決議，不能取得合法性及在國際上的權力。最近英美法又圖修改對意和約，建議的里雅斯德港歸還意國。

西歐聯盟

緊接着西德會議的結束，

英、法、比、荷、盧於三月四日在比京開會，討論歷歷已久的西歐聯盟，於十二日通過五十年軍事聯盟公約，在經濟方面將成立多角貿易協定，在政治上維持西歐觀念。莫

斯科的電台評論謂，關係國的政府並沒有人和人民的協商，所作的決定是缺乏效力的。

十六國會

英法再進一步的行動，是

於三月十五在巴黎重開歐西十六國會，西德經英、法要求，也得參加，並且在復動擴大五國軍事聯盟；葡萄牙並提出讓西班牙參加的建議。會幾何時，聯大通過對西絕交，而英美等國均延不履，前不久法國開放對西邊境封鎖，最近頻傳華盛頓與馬德里之關係加緊；不過人言可畏，美國已予否認。

難關重重

西歐集團已由三國，五國

以至十六國會，一步步的擴大連繫，可是其中的三大支柱，都是面臨難關，尤以意大利最為不穩；英國追隨美國，開始整肅政府人員，惟執政黨中仍有反對者，謂足以引起社會之不安，法國北部礦工三萬人已作再度大罷工之開始，並將繼續延長與擴大，據說是對馬歇爾計

劃的春季攻勢。在意大利也是工潮澎湃，執政黨面臨大選，毫無把握，基督教民主黨領袖懇求杜魯門作軍事保證，並指責國內富有之工業家，恐共黨於選舉中獲勝，竟以金銀捐助共黨，若其確信美國將阻止任何共黨，自可使其轉移捐助於非共黨，共黨目前在貧民區進行選舉運動，逐屋訪問，注意人民對於醫藥與食糧之需要。其實，美國本在遲早於意國大選前履行援歐，但金元究能否轉移人民的意志，還得看以後的事實證明，美國在目前祇能止於經濟的扶植，並沒有作進一步與西歐訂立軍事聯盟的打算，地中海上的艦隊攜帶原子彈的傳說與否認，也只是旁敲側擊的威脅作用，西歐各國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於美國的，即使美國是甘願担承這重負，恐怕也有鞭長莫及，力有未逮之憾。西歐聯盟既已初步形成，東歐各國間的多角聯盟也接近於最後環節的完成，可是東西歐間的商務關係仍是日趨密切，證明着全

歐的經濟不容分割。

捷克閣潮

在捷克閣潮之後，東歐各

務中最後一部份的反對者被排斥了，東歐各國間的連繫，也愈益加強。捷克正實行土地改革，向社會化更推進一步，在閣潮平息之後，捷外長馬沙里克說明政潮係由於抱有錯誤觀念，以為可以不與共黨合，（甚至反對共黨）而統治捷克者所引起，現在政潮已依民主及合於憲法的方法解決了。其本人今後仍當和人民採取同一行動，儘量繼續為新民主服務之意（路透社普拉格二月二十九日電）其後並數度接見外記者，並無消極之意，不幸突於三月十日黎明前跳樓身死，據捷政府公報馬氏患失眠症，或許因神經錯亂自殺，又有謂係接獲外國的攻擊，被迫自殺。雖英美等國因此重提閣潮，大加抨擊，駐外舊外交官紛紛辭職，而捷政府對馬氏之喪仍極盡哀榮，並謂將以安定國家，保障民主來紀念馬氏。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四期

蘇芬談判

與捷克閣潮同為西方國家

所重視和誇張的是蘇聯建議與芬蘭締結。芬蘭經過閣議之後，已同意在莫斯科舉行談判，代表團由總理外長分任正副團長，已於三月二十一日外長領導，啓程赴蘇，談判正在進行中。另一環節的蘇保互助公約，業已談妥，進行簽約。

東西歐貿易

歐洲的商務條約，以與英

國簽訂者為最多，英國除對西歐集團的荷蘭丹麥成貿易協定外，並與△蘭訂立協定，將以煤鋼易取△蘭之木柴與礦穴支柱！英、波、夏所訂之貿易協定，規定三年內英國應輸往波蘭之貨物值三百萬磅，尚無變動，而波蘭本年度運往英國之貨則約定增值至四百五十萬磅。蘇聯與荷、比、盧亦已簽訂財政貿易協定，規定以小麥、木材、獸皮等，易取機噐、紡織品等，蘇、瑞商務協定則將以谷類及木材交換瑞士機噐。捷新政府亦聲稱正與挪、比商

訂貿易新協定，並隨時準備與英國開始談判，對法國及瑞士之貿易協定則已予延長。在此期間，英、法、捷、波、瑞典等國社會黨左翼分子會討論應否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東西歐間的貿易，他們認為馬歇爾方案使西歐依附美國而反對蘇聯，不能使歐洲復興，惟最近國際社會黨大會中，東西歐社會黨亦形分裂，左翼社會黨會議尚無下文。

外次會議

此外對奧和約，由於蘇聯

將要求之賠償由二億元減為一億七千五百萬元，並減少對奧石油產量獲得百分之六十以上之要求，減至百分之六十五；獲致些微進展，也是四國外次會議自上月以來七十次以上之會議中，僅有之一大進展。

亞洲命運

中東二三事

巴力斯坦問題，又搬到安

理會，在會商中美國又作一翻案文章，反對分治，使得聯大秘書長賴

伊，質詢接受原建議之大國，是否準備負擔此一責任，並求其實效。就美國立場，自是非昔比，原為插足聖地，所以利用猶人，現在阿盟有相當勢力可供驅使，當然就顧不得責任和信諾問題。不過蘇聯態度尚無改變，美議會猶籍議員極力反對，祇有等待安理會的辯論結果。

簽訂英伊條約的伊內閣以議會否決該約而辭職，新閣成立未久即請求解散議會；新閣於月初經伊王批准，解散議會的請求則無下文。

中東的另一小國葉門國王突然死去，以致因繼承引起內部糾紛，據該國駐聯合國總代表阿勃杜拉親王（即故王之子）八日向報界聲明稱：其父王的政策，始終為阻止外國的干涉，即拒絕對外國作一切讓步，因此引起若干帝國主義者之忌

，乃謀加害於雅亞王，引起葉門國內的動亂，而遂其帝國主義的目標。

三個要獨

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中的

兩個類似的新興國家，現在是走上兩條道路，印尼所走的是妥協投降的道路，由於美國的幫助，運用外交手腕，答應印尼獨立的軍隊，財政和外交，使印尼當局放棄林加椰蒂協定，重訂妥協的倫維爾協定，而在協定之後促成右派執政，哈達內閣成立，又自動放棄保有獨立軍隊，財政和外交，使印尼已獲得的獨立降為荷屬的自治領。現在美國在印尼的投資，已達全部外國投資的百分之七十九，幾乎全部控制，荷蘭也祇是徒有虛名，分享一點餘瀝。不過印尼人民是否就此甘心，

就很難保險了。

越南在越盟的領導下，走着另一條道路，法國見到越盟的不易馴服，早在越南廢王保大身上打主意，不過去冬法軍在越北的攻勢很不順利，雖然利用飛機傘兵，大肆轟炸，我國僑民亦曾受轟炸之災；結果不祇撤出攻佔各地，並且縮緊防綫。所以外傳以保大為對象之談判迄今尚在延宕之中。

東亞另一弱小民族的朝鮮，由於美國的分區佔領，無法統一，蘇聯建議的雙方同時裁兵，既辦不到；美國所領導的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也得不到蘇聯的同意。現在由小型聯大決定南韓單獨選舉，合於美國意志的南韓府，也有單獨成立的可能。

日本再起

日本新聞經過很多波折，

始於本月九日組成，閣員人選包括民主，社會，協同三黨，自由黨和革新新黨，居於反對地位。新閣成立後，工潮更趨惡化；自由黨聯合各右派合組民主自由黨，形成議會最大集團，最近已發動倒閣活動，新首相蘆田雖已拒絕其解散議會之要求，而新閣本身前途終屬黯淡。不過日本的政潮，在目前僅祇能在美國的控制下兜圈子，不會有根本的改變。美國早先急於要召開的和會。現在反想就此拖延下去，而積極使日本恢復舊觀。傳聞本年度日本自復美國獲得七億餘美元的貸款，較之大吹大擂的援華貸款還要多些，據說是有造成金融美國，工業日本和農業中國的企圖。

國內之部

物價步漲

舊歷年後，物價步漲未停，五千元以下的小鈔，又受淘汰，外匯連續放長三次，每美元初由十三萬五升而至十四萬九，再升而至十九萬五，十七日復提至二十五萬五，復一次上升六萬，較歷次放長比率皆高。此種連續貶低法幣幣值，不獨促成物價的相應高漲，並且於幣信大有損害。最近銀元會一度突破三十萬大關，超過一般物價之上漲率，即因農人出售生產品時為避免貶值損失，只以銀元為可靠。

物價飛漲聲中，糧食挺勢尤足以影響民生，各大都市糧價上漲均兇，或以來源不暢，或受大量收購，以至供求失調。京、滬、平、津、穗五市配辦法業已訂定，配售價的來源有一半是美糧的救濟糧食，初以市存糧少，來源稀的救濟糧食，惟以前配售價九折計算，已能配售價長，漢口米價仍奔騰不，乃係周長期性，無法避免，如實行

平抑政策，只有愈平愈高，現各重要都市實行配糧，為數雖少，總較不配為好，惟將來成效，甚難把握。

繼華北、東北請願之後，又有武漢和魯青兩請願團進京請願，武漢請願團的目的是希望早日恢復工資，優先分配日本賠償物資和有限額輸入的工業原料，撤銷麵粉北運的限制，和恢復煤供給；並附帶爭取配售糧食。結果麵粉北運和煤供給已獲成功，其他各點尚待續商。魯青請願團的要求，也有增撥貸款，開放糧運，增加燃煤等項，并有加強軍事力量一項，為武漢請願團所無，而與華北東北請願團同具，蓋因武漢請願團乃限於工商界者。

請願目標，糧、煤為重，以其與人民生活關係最切。在物價高壓之下，受禍最烈的是定額收入的公務人員，年初裁員之議，多少人已為着飯碗，年初裁員之議，多少人已為消，按月調整，勝於三月一變，已打以物價一日數漲，稅額已有逐日變

更之議，薪津是否也能逐日調整，仍為嚴重問題。

烽火綿延

新春三月，強風不停，烽火也無間歇。首先看東北是烽火連三月，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彰武易守起，中經公主屯，新立屯，遼陽，鞍山，法庫幾次大戰役，直至三月中旬永吉豐滿撤守，四平轉進，始告一段落。據中央社電傳永吉撤守時，堆積於永吉車站一帶貨庫及民房內之彈藥，均未忍銷毀。小豐滿撤守時，為顧及松花江沿岸數縣生命財產及國家生產建設之不易；僅將發電機拆卸，而集數十萬人民血汗構築數年之欄江水堰，絲毫未加破壞。

近據初復刊之港版大公報載外電稱，長春外圍及小豐滿水圍等撤守之區，已予大重轟炸。東北剛平靜一點，關內烽火復熾，在整個戰場的東南，西北兩地展開，在西北方面，自宜川之役，另一師長王應尊下落不明，并會報

青年軍二〇六師師長及十區劉專員郭縣長於激戰中，自失聯絡的謠言。晉南臨汾與陝北洛川均受五倍兵力之包圍，已逾半月。戰况慘烈；洛川相持之中，時有小股到處鑽隙，向國軍後方擾亂。最近據鄂北隨、棗之股西移，可能進入陝南，以相呼應。與此有密切關係的平綏沿綫，最近打破了進駐張垣以來的平靜，陽高及附近數站業已轉進，察南，晉北戰事愈烈，熱北戰火亦有西移至察東之勢。

在東南方面，與重獲蘇北的同時，膠濟沿綫戰火爆發，張店，周村，桓台相繼被據，淄川，益都情況未明，濰縣外圍已有激戰，魯西戰事亦移向泰安，肥城已發生攻防戰，大有兩面呼應，重入蒙沂山區，直接支撥蘇北的企圖。蘇北自有大股軍入淮之後，已有零星激戰，、阜、兩淮之間，已有小股戰，、海、等沿江地帶，時有小股戰，京、海、等沿江地帶，時有小股戰，邊境大會六合情況不明；蘇、豫、的大戰，是正在醞釀之中。

自由論壇約稿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責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本省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來稿文驗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致稿費十五元至二十萬元。

本刊為武漢雜誌社聯合會會員
內政部登記證警鄂字第一八四號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三號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發行所及
主編人
發行所
分銷處
印刷所

劉叔模
自由論壇社
編輯委員會
漢口湘芬書局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湖北民生印刷公司
(漢口生成南里十二號)

廣告刊例		定期價目	
普通	全一國幣一百八十萬元	半年	六冊國幣拾捌萬元
地位	二分一國幣一百萬元	全年	十二冊國幣叁拾陸萬元
通	四分一國幣五十萬元	預定	定戶一律普通郵寄不另加費
前	全一國幣二百萬元	其他	(掛)快(另加郵航)費
後	二分一國幣一百二十萬元	掛號	半年一萬八千元
封	四分一國幣七十萬元	快遞	半年三萬元
底	全一國幣二百五十萬元	航空	半年三萬元
全	面國幣二百五十萬元	外埠	以及南洋港澳等地寄費
上	列刊費概以每期每次計算如	另寄	外埠如遇不通匯兌之處
欲	代繪畫稿製版一概另加	普通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惟以

本期售價國幣叁萬元